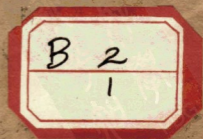


子書三十二種

題 王宜之



黃帝內經靈樞目錄

第一卷 九鍼十二原第一 本輸第二 小鍼解第三 邪氣藏府病形第四

第二卷 根結第五 壽夭剛柔第六 官箴第七 本神第八 終始第九

第三卷 經脈第十 經別第十一 經水第十二

第四卷 經筋第十三 骨度第十四 五十營第十五 營氣第十六 脈度第十七

營衛生會第十八 四時氣第十九

第五卷 五邪第二十 寒熱病第二十一 癲狂病第二十二 熱病第二十三 厥病

第二十四 病本第二十五 雜病第二十六 周痺第二十七 口問第二十八

第六卷 師傳第二十九 決氣第三十 腸胃第三十一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海論

第三十三 五亂第三十四 脹論第三十五 五癃精液別第三十六 五閱五使第三

十七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血絡第三十九 陰陽清濁第四十

第七卷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病傳第四十二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順氣一日分為

四時第四十四 外揣第四十五 五變第四十六 本藏第四十七

第八卷 禁服第四十八 五色第四十九 論勇第五十 背輸第五十一 衛氣第五

十二 論痛第五十三 天年第五十四 逆順第五十五 五味第五十六

第九卷 水脹第五十七 賊風第五十八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玉版第六十 五禁

第六十一 動輸第六十二 五味論第六十三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第十卷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行鍼第六十七 上膈第六十八

黃帝內經 卷一

憂患無言第六十九 寒熱第七十 邪客第七十一 通天第七十二

第十一卷 官能第七十三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刺節真邪第七十五 衛氣行第七十

六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第十二卷 九鍼論第七十八 歲露論第七十九 大惑論第八十 癰疽第八十一

九鍼十二原第一 法天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於後世，必明為之法，令終而不滅，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為之經紀，異其章別，其表裏為之終始，令各有形，先立鍼經，願聞其情。岐伯答曰：臣請推而次之，令有綱紀。始於一終於九，馬請言其道。小鍼之要，易陳而難入，麤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容位，問未覩其疾，惡知其原，刺之微，在速遲，麤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清靜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之道者，不可掛以髮，不知機道，叩之不發，知其往來，要與之期，麤之闔乎妙哉。工獨有之，往者為逆，來者為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逆而奪之，惡得無虛，追而濟之，惡得無實，迎之隨之，以意和之，鍼道畢矣。凡用鍼者，虛則實之，滿則泄之，宛_{音鬱}陳則除之，邪勝則虛之。大要曰：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虛。言實與虛者，若有若無，察後與先，若存若亡，為虛與實。若得若失，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補寫之時，以鍼為之，寫曰必持內之，放而出之，排陽得鍼，邪氣得泄，按而引鍼，是謂內溫，血不得散，氣不得出也。補曰隨之，隨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蟻蟄，止如留，如還去，如絃絕，令左屬右，其氣故止，外門以閉中氣，乃實必無留血，急取誅之，持鍼之道，堅者為寶，正指直刺，無鍼左右，神在秋毫，屬意病者，審視血脈者，刺之無殆，方刺之時，必在懸陽，及與兩衛神，屬勿去，知病存亡，血脈者在腧_{音遇}，橫居視之，獨澄切之，獨堅九鍼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鏡_{音鉗}，鍼長一寸六分，二曰員，鍼長一寸六分，三曰鑿_{音低}，鍼長三寸半，四曰鋒，鍼長一寸六分，五曰鈹，鍼長四寸，廣二分半，六曰員，利，鍼長一寸六分，七曰毫，鍼長三寸六分，八曰長，鍼長七寸九分，九曰大，鍼長四寸，銳者頭大，末銳，去寫陽氣，員鍼者，鍼如卵形，指摩分間，不得傷肌肉，以寫分氣，銳鍼者，鋒如黍稷之銳，主按脈，勿陷，以致其氣，鋒鍼者，刃三隅，以發錮疾，鈹鍼者，末如劍鋒，以取大膿，員利鍼者，

大如薨音且員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毫鍼者共如蟻螭喙靜以徐往以久留之而養以取痛痺長鍼者鋒利身薄可以取遠痺大鍼者尖如挺其鋒微員以寫機關之水也九鍼畢矣夫氣之在脈也邪氣在上濁氣在中清氣在下故鍼陷脈則邪氣出鍼中脈則濁氣出鍼大深則邪氣反沉病益故曰皮肉筋脈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無實無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謂甚病病益甚取五脈者死取三脈者恆奪陰者死奪陽者狂鍼害畢矣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鍼鍼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為刺之要氣至而有効効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刺之道畢矣黃帝曰願聞五藏六府所出之處岐伯曰五藏五輸五五二十五輸六府六輸六六三十六輸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為井所溜為榮所注為腧所行為經所入為合二十七氣所行皆在五輸也第之交三百六十五會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所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觀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復一其形聽其動靜知其邪正右主推之左持而禦之氣至而去之凡將用鍼必先診脈視氣之劇易乃可以治也五藏之氣已絕於內而用鍼者反實其外是謂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靜治之者輒反其氣取腋與膺五藏之氣已絕於外而用鍼者反實其內是謂逆厥逆厥則必死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四末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害中而去則致氣精泄則病益甚而恆致氣則生為癘瘍五藏有六府六府有十二原十二原出於四關四關主治五藏五藏有疾當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藏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五藏有疾也應出十二原十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觀其應而知五藏之害矣陽中之少陰肺也其原出於大淵大淵二陽中之太陽心也其原出於大陵大陵二陰中之少陽肝也其原出於大衝大衝二陰中之至陰脾也其原出於太白太白二陰中之大陰腎也其原出於太谿太谿二膏之原出於鳩尾鳩尾一盲之原出於臍臍一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藏六府之有疾者也張取三陽瘡泄取三陰今夫五藏之有疾也譬猶刺也猶污也猶結也

猶閉也刺雖久猶可拔也汚雖久猶可雪也結雖久猶可解也閉雖久猶可決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說也夫善用鍼者取其疾也猶拔刺也猶雪汚也猶解結也猶決閉也疾雖久猶可畢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術也刺諸熱者如以手探湯刺寒清者如人不欲行陰有陽疾者取之下陵三里正往無殆氣下乃止不下復始也疾高而內者取之陰之陵泉疾高而外者取之陽之陵泉也

本輸第二法地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經絡之所終始脈絡之所別處五輸之所留六府之所與合四時之所出入五藏之所留處濶數之度淺深之狀高下所至願聞其解岐伯曰請言其次也肺出於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內側也為井木溜於魚際魚際者手魚也為榮音營絕注于大淵大淵魚後一寸陷者中也為腧行於經渠經渠寸口中也動而不居為經入於尺澤尺澤肘中之動脈也為合手太陰經也心出於中衝中衝手中指之端也為井木溜於勞宮勞宮掌中中指本節之內間也為榮注于大陵大陵掌後兩骨之間方下者也為腧行於間使間使之道兩筋之間三寸之中也有過則至無過則止為經入於曲澤曲澤肘內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而得之為合手少陰也肝出於大敦大敦者足大指之端及三毛之中也為井木溜于行間行間足大指間也為榮注於大衝大衝行間上二寸陷者之中也為腧行於中封中封內踝之前一寸半陷者之中使逆則宛使和則通搖足而得之為經入于曲泉曲泉輔骨之下大筋之上也屈膝而得之為合足厥陰也脾出於隱白隱白者足大指之端內側也為井木溜于大都大都本節之後下陷者之中也為榮注于太白太白腕骨之下也為腧行於商丘商丘內踝之下陷者之中也為經入於陰之陵泉陰之陵泉輔骨之下陷者之中也伸而得之為合足太陰也腎出於湧泉湧泉者足心也為井木溜於然谷然谷然骨之下者也為榮注於大谿大谿內踝之後跟骨之上陷中者也為腧行於復留復留上內踝二寸動而不休為經入於陰谷陰谷輔骨之後大筋之

下小筋之上者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為合足少陰經也膀胱出於至陰至陰者足小指之端也為井金溜於通谷通谷本節之前外側也為榮注於束骨束骨本節之後陷者中也為腧過於京骨京骨足外側大骨之下為原行於崑崙崑崙在外踝之後跟骨之上為經入於委中委中膕中央為合委而取之足太陽也膽出於竅陰竅陰者足小指次指之端也為井金溜於俠谿俠谿足小指次指之間也為榮注於臨泣臨泣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為腧過於丘墟丘墟外踝之前下陷者中也為原行於陽輔陽輔外踝之上輔骨之前及絕骨之端也為經入於陽之陵泉陽之陵泉在膝外陷者中也為合伸而得之足少陽也胃出於厲兌厲兌者足大指內次指之端也為井金溜於內庭內庭次指外間也為榮注於陷谷陷谷者上中指內間上行二寸陷者中也為腧過於衝陽衝陽足跗上五寸陷者中也為原搖足而得之行於解谿解谿上衝陽一寸半陷者中也為經入於下陵下陵膝下三寸胛骨外三里也為合復下三里三寸為巨虛上廉復下上廉三寸為巨虛下廉也大腸屬上小腸屬下足陽明胃脈也大腸小腸皆屬於胃是足陽明也三焦者上合手少陽出於關衝關衝者手小指次指之端也為井金溜於液門液門小指次指之間也為榮注於中渚中渚本節之後陷中者為腧過於陽池陽池在腕上陷者之中也為原行於支溝支溝上腕三寸兩骨之間陷者中也為經入於天井天井在肘外大骨之上陷者中也為合屈肘乃得之三焦下腧在於足大指之前少陽之後出於膕中外廉名曰委陽是太陽絡也手少陽經也三焦者足少陽太陰一作陽之所將太陽之別也上踝五寸別入貫臑臑家臑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癰虛則遺溺遺溺則補之閉癰則寫之手太陽小腸者上合於太陽出於少澤少澤小指之端也為井金溜於前谷前谷在手外廉本節前陷者中也為榮注於後谿後谿者在手外側本節之後也為腧過於腕骨腕骨在手外側腕骨之前為原行於陽谷陽谷在銳骨之下陷者中也為經入於小海小海在肘內大骨之外去端半寸陷者中也伸臂而得之為合手太陽經也大腸上合手陽明出於商陽商

陽大指次指之端也為井金溜於本節之前二間為榮注于本節之後三間為腧過於合谷合谷在大指歧骨之間為原行於陽谿陽谿在兩筋間陷者中也為經入於曲池在肘外輔骨陷者中也屈臂而得之為合手陽明也是謂五藏六府之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六三十六腧也六府皆出足之三陽上合於手者也缺盆之中任脈也名曰天突一次任脈側之動脈足陽明也名曰人迎二次脈手陽明也名曰扶突三次脈手太陽也名曰天窻四次脈足少陽也名曰天容五次脈手少陽也名曰天牖六次脈足太陽也名曰天柱七次脈頸中央之脈督脈也名曰風府腋內動脈手太陰也名曰天府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刺上關者去不能欠刺下關者欠不能去刺擗鼻者屈不能伸刺兩關者伸不能屈足陽明挾喉之動脈也其腧在膺中手陽明次在其腧外不至曲頰一寸手太陽當曲頰足少陽在耳下曲頰之後手少陽出耳後上加完骨之上足太陽挾項大筋之中髮際陰尺動脈在五里五腧之禁也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肝合膽膽者中精之府脾合胃胃者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者精液之府也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與合者春取絡脈諸榮大經分肉之間甚者深取之間者淺取之夏取諸腧孫絡肌肉皮膚之上秋取諸合餘如春法冬取諸井諸腧之分欲深而留之此四時之序氣之所處病之所舍藏之所宜轉筋者立而取之可令遂已痿厥者張而刺之可令立快也

小鍼解第三法入

所謂易陳者易言也難入者難著于人也羸守形者守刺法也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氣有餘不足可補寫也神客者正邪其會也神者正氣也客者邪氣也在門者邪循正氣之所出入也未覩其疾者先知邪正何經之疾也惡知其原者先知所經之病所取之處也刺之微在數遲者徐疾之意也羸守關者守四肢而不知血氣正邪之往來也上守機者知守氣也機之動不離其空中者知氣之虛實用鍼之徐疾也空中之機清淨以微者

鍼以得氣密意守氣勿失也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補也其往不可追者氣虛不可寫也不可掛以髮者言氣易失也扣之不發者言不知補寫之意也血氣已盡而氣不下也知其往來者知氣之逆順盛虛也要與之期者知氣之可取之時也麤之闞者冥冥不知氣之微密也妙哉工獨有之者盡知鍼意也往者為逆者言氣之虛而小小者逆也來者為順者言形氣之平平者順也明知逆順正行無間者言知所取之處也迎而奪之者寫也追而濟之者補也所謂虛則實之者氣口虛而當補之也滿則泄之者氣口盛而當寫之也宛陳則除之者去血脈也邪勝則虛之者言諸經有盛者皆寫其邪也徐而疾則實者言徐內而疾出也疾而徐則虛者言疾內而徐出也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言實者有氣虛者無氣也察後與先若亡若存者言氣之虛實補寫之先後也察其氣之已下與常存也為虛與實若得若失者言補者必音必滿音必然若有得也寫則悅音悅然若音然有失也夫氣之在脈也邪氣在上者言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也濁氣在中者言水穀皆入於胃其精氣上注於肺瀰溜於腸胃言寒溫不適飲食不絕而病生於腸胃故命曰濁氣在中也清氣在下者言清溼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曰清氣在下也鍼陷脈則邪氣出者起之上鍼中脈則邪氣出者取之陽明合也鍼大深則邪氣反沈者言淺浮之病不欲深刺也深則邪氣從之入故曰反沈也皮肉筋脈各有所處者言經絡各有所主也取五脈者死言病在中氣不足但用鍼盡大寫其諸陰之脈也取三陽之脈者唯言盡寫三陽之氣令病人惛然不復也奪陰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者也奪陽者狂正言也觀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復一其形聽其動靜者言上工知相五色於目有知調尺寸大小緩急滑澹以言所病也知其邪正者知論虛邪與正邪之風也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者言持鍼而出入也氣至而去之者言補寫氣調而去之也調氣在於始終一者持心也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者絡脈之滲灌諸節者也所謂五臟之氣已絕於內者脈口氣內絕不至反取其外之病處與陽經之合有留鍼以致陽氣陽氣至則內重竭重竭則死矣其死也無氣以動故靜所謂五

臟之氣已絕於外者脈口氣外絕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輸有留鍼以致其陰氣陰氣至則陽氣反入入則逆逆則死矣其死也陰氣有餘故躁所以察其目者五臟使五色循明循明則聲章聲章者則言聲與平生異也

邪氣臟府病形第四法時

黃帝問於歧伯曰邪氣之中人也奈何歧伯答曰邪氣之中人高也黃帝曰高下有度乎歧伯曰身半已上者邪中之也身半以下者溼中之也故曰邪之中人也無有常中於陰則溜於府中於陽則溜於經黃帝曰陰之與陽也異名同類上下相會經絡之相貫如環無端邪之中人或中於陰或中於陽上下左右無有恒常其故何也歧伯曰諸陽之會皆在於面中人也方乘虛時及新用力若飲食汗出湊理開而中於邪中於面則下陽

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於膺一作背兩脅亦中一作下其經黃帝曰其中於陰奈何歧伯答

曰中於陰者當從臂胛始夫臂與胛其陰皮薄其肉淖澤故俱受於風獨傷其陰黃帝曰此故傷其藏乎歧伯答曰身之中於風也不必動藏故邪入於陰經則藏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客一作容故還之於府故中陽則溜於

經中陰則溜於府黃帝曰邪之中人藏奈何歧伯曰憂愁恐懼則傷心形寒寒飲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有所墮墜惡血留內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於脅下則傷肝有所擊扑若醉入房汗出

當風則傷脾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黃帝曰五藏之中風奈何歧伯曰陰陽俱感邪乃得往黃帝曰善哉黃帝問於歧伯曰首面與身形也屬骨連筋同血合於氣耳天寒則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衣何也歧伯答曰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

於目而為睛其別走氣於耳而為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為臭其濁氣出於胃走唇舌而為味其氣之津液皆

上燻於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天熱甚寒不能勝之也黃帝曰邪之中人其病形何如歧伯曰虛邪之中身也洒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黃帝曰善哉黃帝

問於歧伯曰余聞之見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余願聞見而知之按而得之問而極之為之奈何歧伯答曰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如桴鼓影響之相應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故根死則葉枯矣色脈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則為工知二則為神知三則為神且明矣黃帝曰願卒聞之歧伯答曰色青者其脈弦也赤者其脈鉤也黃者其脈代也白者其脈毛黑者其脈石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其相勝之脈則死矣得其相生之脈則病已矣黃帝問於歧伯曰五藏之所生變化之病形何如歧伯答曰先定其五色五脈之應其病乃可別也黃帝曰色脈已定別之奈何歧伯曰調其脈之緩急小大滑濇而病變定矣黃帝曰調之奈何歧伯答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少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貴而起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凡此變者有微有甚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為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為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為下工十全六黃帝曰請問脈之緩急小大滑濇之病形何如歧伯曰臣請言五藏之病變也心脈急甚者為瘵瘵微急為心痛引背食不下緩甚為狂笑微緩為伏梁在心上下行時唾血大甚為喉介音微大為心痺引背善淚出小甚為善噦微小為消瘴滑甚為善渴微滑為心疝引臍小腹鳴濇甚為瘖微濇為血溢維經絡有陽維陰維厥耳鳴顛疾肺脈急甚為顛疾微疾為肺寒熱急效唾血引腰背骨若鼻息肉不通緩甚為多汗微緩為痿痺偏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大甚為脰腫微大為肺痺引背起惡日光小甚為泄微小為消瘴滑甚為息賁上氣微滑為上下出血濇甚為嘔血微濇為鼠瘻在頸支腋之間下不勝其上其應善瘵音矣肝脈急甚者為惡言微急為肥氣在脅下若覆杯緩甚為善嘔微緩為水瘕音痺也大甚為內癰善嘔血微大為肝痺陰縮效引小腹小甚為多飲微小為消瘴滑甚為瘡疔微滑為遺溺濇甚為溢飲微濇為惡治音瘵筋痺脾脈急甚為瘵瘵音微急為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緩甚為痿厥微緩為風痿四肢不用心慧

然若無病大甚為擊仆微大為疝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小甚為寒熱微小為消瘴滑甚為瘰癧微滑為
蟲毒蚘中長蟲 胡按切腹 蠅 胡葛切 腹熱瀆甚為腸瀆微瀆為內癢多下膿血腎脈急甚為骨癩疾微急為沈厥奔豚

足不收不得前後緩甚為折脊微緩為洞洞者食不化下噎還出大甚為陰痿微大為石水起臍以下至小腹
腫切 吐 睡然上至胃腕死不治小甚為洞泄微小為消瘴滑甚為瘰癧微滑為骨痿坐不能起起則自無所見

瀆甚為大癰微瀆為不月沈疔黃帝曰病之六變者刺之奈何岐伯答曰諸急者多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
血小者血氣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瀆者多血少氣微有寒是故刺急者深內而久留之刺緩者淺內而疾

發鍼以去其熱刺大者微寫其氣無出其血刺滑者疾發鍼而淺內之以寫其陽氣而去其熱刺瀆者必中其
脈隨其逆順而久留之必先按而循之已發鍼疾按其痛榮美切無令其血出以和其脈諸小者陰陽形氣俱不

足勿取以鍼而調以甘藥也黃帝曰余聞五藏六府之氣榮輸所入為合今何道從入入安連過願聞其故岐
伯答曰此陽脈之別入於內屬於府者也黃帝曰榮輸與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榮輸治外經合治內府黃帝

曰治內府奈何岐伯曰取之於合黃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胃合於三里大腸入合於巨虛上廉小腸合
入于巨虛下廉三焦入於委陽勝胱合入於委中央膽合入于陽陵泉黃帝曰取之奈何岐伯答曰取之三

里者低跗取之巨虛者舉足取之委陽者屈伸而索之委中者屈而取之陽陵泉者正豎膝予之齊下至委陽
之陽取之取諸外經者踰甲而從之黃帝曰願聞六府之病岐伯答曰面熱者足陽明病魚絡血者手陽明病

兩跗之上脈豎陷者足陽明病此胃脈也大腸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即泄當臍而痛不能
人立與胃同候取巨虛上廉胃病者腹脹胃腕當心而痛上肢兩脅膈咽不通食飲不下取之三里也小腸

病者小腹痛腰痛控臑諳而痛時窘之後當且前熱若寒甚若獨肩上一熱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若脈陷者此
其候也手太陽病也取之巨虛下廉三焦病者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水留即為脹候在足太陽之

黃帝內經 卷三 靈樞 根結 育文書局石印

外大絡大絡在太陽少陽之間亦見於脈取委陽膀胱病者小腹偏腫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
 熱若脈陷及足小指外廉及脛踝後皆熱若脈陷取委中央臆病者善太息口苦嘔宿汁心下澹澹恐人將捕
 之嗔中介訥然數唾在足少陽之本末亦視其脈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熱者取陽陵泉黃帝曰刺之有道乎歧
 伯答曰刺此者必中氣穴無中肉節中氣穴則鍼染一作於巷中肉節即皮膚痛補寫反則病益篤中筋則筋
 緩邪氣不出與其真相搏亂而不去反還內者用鍼不審以順為逆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二

根結第五 法音

歧伯曰天地相感寒暖相移陰陽之道孰少孰多陰道偶陽道奇發于春夏陰氣少陽氣多陰陽不調何補何
 寫發于秋冬陽氣少陰氣多陰氣盛而陽氣衰故莖葉枯槁溼雨下歸陰陽相移何寫何補奇邪離經不可勝
 數不知根結五臟六府折關敗樞開闔而走陰陽大失不可復取九鍼之玄要在終始故能知終始一言而畢
 不知終始鍼道咸絕太陽根于至陰結于命門命門者目也陽明根于厲兌結于頰大頰大者鉗耳也少陽根
 于竅陰結于窻籠窻籠者耳中也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故開折則內節瀆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
 之太陽視有餘不足瀆者皮肉宛瞋音焦而弱也闔折則氣無所止息而痿疾起矣故痿疾者取之陽明視有餘
 不足無所止息者真氣稽留邪氣居之也樞折即骨繇音搖而不安于地故骨繇者取之少陽視有餘不足骨繇
 者節緩而不收也所謂骨繇者搖故也當窮其本也太陽根于隱白結于大倉少陰根于湧泉結于廉泉厥陰
 根于大敦結于玉英絡于臆中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故開折則倉廩無所輸膈洞膈洞者取之太陰
 視有餘不足故開折者氣不足而生病也闔折即氣絕而喜悲悲者取之厥陰視有餘不足樞折則脈有所結
 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陰視有餘不足有結者皆取之不足足太陽根于至陰溜于京骨注于崑崙入于天柱

飛揚也足少陽根于竅陰溜于丘墟注于陽輔入于天容光明也足陽明根于厲兌溜于衝陽注于下陵入于
人迎豐隆也手太陽根于少澤溜于陽谷注于少海入于天窻支正也手少陽根于關衝溜于陽池注于支溝
入于大擘外關也手陽明根于商陽溜于合谷注於陽谿入于扶突偏厯也此所謂十二經者或絡皆當取之
一日一夜五十營以營五藏之精不應數者名曰狂生所謂五十營者五藏皆受氣持其脈口數其至也五十
動而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藏無氣十
動一代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予之短期要在終始所謂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以為常也以
知五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數乍疏也黃帝曰逆順五體者言人骨節之小大肉之堅脆皮之厚薄血之精濁
氣之滑濇脈之長短血之多少經絡之數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體柔
脆肌肉軟弱血氣慄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淺深多少可得同之乎歧伯答曰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氣滑即
出疾其氣濇則出遲氣悍則鍼小而入淺氣濇則鍼大而入深深則欲留淺則欲疾以此觀之刺布衣者深以
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氣慄悍滑利也黃帝曰形氣之逆順奈何歧伯曰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
勝也急瀉之形氣有餘病氣不足急補之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氣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則重不足
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藏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形氣有餘病氣有餘此謂陰陽俱
有餘也急瀉其邪調其虛實故曰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此之謂也故曰刺不知逆順真邪相搏滿而補之
則陰陽四溢腸胃充郭肝肺內贖充人反陰陽相錯虛而瀉之則經脈空虛血氣竭枯腸胃僵辟皮膚薄著毛腠
天墮予之死期故曰用鍼之要在乎知調陰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光合形與氣使神內藏故曰上工平氣中
工亂脈下工絕氣危生故曰下工不可不慎也必審五藏變化之病五脈之應經絡之實虛皮之柔麤而後取
之也

壽夭剛柔第六 法律

黃帝問于少師曰余聞人之生也有剛有柔有強有弱有短有長有陰有陽願聞其方少師答曰陰中有陰陽
 中有陽審知陰陽刺之有方得病所始刺之有理謹度病端與時相應內合于五藏六府外合于筋骨皮膚是
 故內有陰陽外亦有陰陽在內者五藏為陰六府為陽在外者筋骨為陰皮膚為陽故曰病在陰之陰者刺陰
 之榮輸病在陽之陽者刺陽之合病在陽之陰者刺陰之經病在陰之陽者刺絡脈故曰病在陽者命曰風病
 在陰者命曰痺陰陽俱病命曰風痺病有形而不痛者陽之類也無形而痛者陰之類也無形而痛者其陽完
 而陰傷之也急治其陰無攻其陽有形而不痛者其陰完而陽傷之也急治其陽無攻其陰陰陽俱動乍有形
 乍無形加以煩心命曰陰勝其陽此謂不表不裏其形不久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形氣病之先後外內之應
 奈何伯高答曰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寒傷形乃應形風傷筋脈筋脈乃應此形氣外內之
 相應也黃帝曰刺之奈何伯高答曰病九日者三刺而已病一月者十刺而已多少遠近以此衰之久痺不去
 身者視其血絡盡出其血黃帝曰外內之病難易之治奈何伯高答曰形先病而未入藏者刺之半其日藏先
 病而形乃應者刺之倍其日此外內難易之應也黃帝問于伯高曰余聞形有緩急氣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
 堅脆皮有厚薄其以立壽夭奈何伯高曰形與氣相任則壽不相任則夭皮與肉相果則壽不相果則夭血氣
 經絡勝形則壽不勝形則夭黃帝曰何謂形之緩急伯高答曰形充而皮膚緩者則壽形充而皮膚急者則夭
 形充而脈堅大者順也形充而脈小以弱者氣衰則危矣若形充而顛不起者骨小骨小而天矣形充而大肉
 𦘔柔永切𦘔𦘔堅而有分者肉堅肉堅則壽矣形充而大肉無分理不堅者肉脆肉脆則夭矣此天之生命所以立
 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立形定氣而後以臨病人決死生黃帝曰余聞壽夭無以度之伯高答曰牆基
 卑高不及其地者不滿三十而死其有因加疾者不及二十而死也黃帝曰形氣之相勝以立壽夭奈何伯高

答曰平人而氣勝形者毒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矣黃帝曰余聞刺有三變何謂三變伯高曰有刺營者有刺衛者有刺寒痺之留經者黃帝曰刺三變者奈何伯高答曰刺營者出血刺衛者出氣刺寒痺者內熱黃帝曰營衛寒痺之為病奈何伯高答曰營之生病也寒熱少氣血上下行衛之生病也氣通時來時去佛氣貴響風寒客于腸胃之中寒痺之為病也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仁黃帝曰刺寒痺內熱奈何伯高答曰刺布衣者以火焯之刺大人者以藥熨之黃帝曰藥熨奈何伯高答曰用酒二十斤蜀椒一升乾薑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種皆以咀漬酒中用綿絮一斤細白布四丈并內酒中置酒馬矢煨中蓋封塗勿使泄五日五夜出布綿絮曝乾之乾復漬以盡其汁每漬必醉醉者其日乃出乾乾并用滓與綿絮複布為複巾長六七尺為六七巾則用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痺所刺之處令熱入至于病所寒復炙巾以熨之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止起步內中無見風每刺必熨如此病已矣此所謂內熱也

官鍼第七法星

凡刺之要官鍼最妙九鍼之宜各有所為長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疾淺鍼深內傷良肉皮膚為癰病深鍼淺病氣不寫支為大膿病小鍼大氣寫太甚疾必為害病大鍼小氣不寫泄亦復為敗失鍼之宜大者寫小者不移已言其過請言其所施病在皮膚無常處者取以鑿鍼于病所膚白勿取病在分肉間取以員鍼于病所病在經絡痼痺者取以鋒鍼病在脈氣少當補之者取之鑿鍼于井榮分輸病為大膿者取以鉞鍼病痺氣暴發者取以員利鍼病痺氣痛而不去者取以毫鍼病在中者取以長鍼病水腫不能通關節者取以大鍼病在五藏固居者取以鋒鍼寫于井榮分輸取以四時凡刺有九日應九變一曰輸刺輸刺者刺諸經榮輸藏輸也二曰遠道刺遠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府輸也三曰經刺經刺者刺大經之結絡經分也四曰絡刺絡刺者刺小絡之血脈也五曰分刺分刺者刺分肉之間也六曰大寫刺大寫刺者刺大膿以鉞鍼也

七曰毛刺毛刺者刺浮痺皮膚也八曰巨刺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九曰焮刺焮刺者刺燔鍼則取痺也凡刺有十二節以應十二經一曰偶刺偶刺者以手直心若背直痛所一刺前一刺後以治心痺刺此者傍鍼之也二曰報刺報刺者刺痛無常處也上下行者直內無拔鍼以左手隨病所按之乃出鍼復刺之也三曰恢一作刺恢刺直刺傍之舉之前後恢筋急以治筋痺也四曰齊刺齊刺者直入一傍入二以治寒氣小深者或曰三刺三刺者治眞氣小深者也五曰揚刺揚刺者正內一傍內四而浮之以治寒氣之博大者也六曰直鍼刺直鍼刺者引皮乃刺之以治寒氣之淺者也七曰輪刺輪刺者直入直出稀發鍼而深之以治氣盛而熱者也八曰短刺短刺者刺骨痺稍搖而深之致鍼骨所以上下摩骨也九曰浮刺浮刺者傍入而浮之以治肌急而寒者也十曰陰刺陰刺者左右率刺之以治寒厥中寒厥足踝後少陰也十一曰傍鍼刺傍鍼刺者直刺傍刺各一以治留痺久居者也十二曰贊刺贊刺者直入直出數發鍼而淺之出血是謂治癰腫也脈之所居深不見者刺之微內鍼而久留之以致其空脈氣也脈淺者勿刺按絕其脈乃刺之無令精出獨出其邪氣耳所謂三刺則穀氣出者先淺刺絕皮以出陽邪再刺則陰邪出者少益深絕皮致肌肉未入分肉間也已入分肉之間則穀氣出故刺法曰始刺淺之以逐邪氣而來血氣後刺深之以致陰氣之邪最後刺極深之以下穀氣此之謂也故用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也凡刺有五以應五藏一曰半刺半刺者淺內而疾發鍼無鍼傷肉如拔毛狀取皮氣此肺之應也二曰豹文刺豹文刺者左右前後鍼之中脈為故以取經絡之血者此心之應也三曰關刺關刺者直刺左右盡筋上以取筋痺慎無出血此肝之應也或曰淵刺一曰豈刺四曰合谷刺合谷刺者左右難足鍼于分肉之間以取肌痺此脾之應也五曰輪刺輪刺者直入直出深內之至骨以取骨痺此腎之應也

黃帝問於歧伯曰凡刺之法必先本于神血脈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其淫泆離藏則精失魂魄飛揚志意恍惚智慮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與人之過乎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請問其故歧伯答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僻邪不至長生久視是故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愁憂者氣閉寒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胭脫肉毛悴色夭死於冬脾憂愁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恍惚亂四支不舉毛悴色夭死於春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人陰縮而掌筋兩脇骨不舉毛悴色夭死於秋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於夏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於季夏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神時自下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是故用鍼者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以傷鍼不可以治之也肝藏血血合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脾藏營營合意脾氣虛則四支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經澁不利心藏脈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之也

終始第九法野

凡刺之道畢于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為紀陰陽定矣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陽受氣于四末陰受氣于五藏故寫

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氣可令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五藏為陰六府為陽傳之後世以血為盟敬之者
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謹奉天道請言終始終始者經脈為紀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
平與不平天道畢矣所謂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脈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六經之脈不結動也
本末之寒溫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氣必相稱也是謂平人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如是者則陰
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寫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灸不已者因而寫之則五
藏氣壞矣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
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
厥陰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在手少陰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在手
太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為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
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人迎一盛寫足少陽而補足厥陰二寫一補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
止人迎二盛寫足太陽補足少陰二寫一補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三盛寫足
陽明而補足太陰二寫一補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一盛寫足厥陰而補足少陽二
補一寫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上氣和乃止脈口二盛寫足少陰而補足太陽二補一寫二日一取之
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三盛寫足太陰而補足陽明二補一寫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
之上氣和乃止所以日二取之者陽明主胃大富于穀氣故可日二取之也人迎與脈口俱盛三倍已上命曰
陰陽俱盛如是者不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淫于中五藏內傷如此者因而灸之則變易而為他病矣凡
刺之道氣調而止補陰寫陽音氣益彰耳目聰明反此者血氣不行所謂氣至而有効者寫則益虛虛者脉大
如其故而不堅也堅如其故者適難言故病未去也補則益實實則脉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夫如其故而不堅者

通雖言快病未去也故補則實寫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而後可得傳子終始矣故陰陽不相移虛實不相傾取之其經凡刺之屬三刺至穀氣邪僻安合陰陽易居逆順相反沈浮異處四時不得稽留淫泆須鍼而去故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至而止所謂穀氣至者已補而實已寫而虛故以知穀氣至也邪氣獨去者陰與陽未能調而疾知愈也故曰補則實寫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矣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寫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寫其陽而和之三脉動于足大指之間必審其實虛虛而寫之是謂重虛重虛病益甚凡刺此者以指按之脉動而實且疾者疾寫之虛而徐者則補之反此者病益甚其動也陽明在上厥陰在中少陰在下膺膺中膺背膺中背肩膊虛者取之上重舌刺舌柱以鉞鍼也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補須一方實深取之稀按其痛以極出其邪氣一方虛淺刺之以養其脈疾按其痛無使邪氣得入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脈實者深刺之以泄其氣脈虛者淺刺之使精氣無得出以養其脈獨出其邪氣刺諸痛者其脈皆實故曰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陰陽明皆主之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頭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膺病生于頭者頭重生于手者臂重生于足者足重治病者先刺其病所從生者也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時為齊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齊病痛者陰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深刺之病在上者陽也病在下者陰也痿者陽也淺刺之病先起陰者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病先起陰者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刺熱厥者留鍼反為寒刺寒厥者留鍼反為熱刺熱厥者二陰一陽刺寒厥者二陽一陰所謂二陰者二刺陰也一陽者一刺陽也久病者邪氣入深刺此病者深內而久留之間日而復刺之必先調其左右去其血脈刺道畢矣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氣形肉未脫少氣而脈又躁躁厥者必為繆刺之散氣可收聚氣可布深居靜處占神往來閉戶塞牖

魂魄不散專意一神精氣之分無聞人聲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鍼淺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氣至乃休男內女外有作男外女內堅拒勿出謹守勿內是謂得氣凡刺之禁新內勿刺新刺勿內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勞勿刺已刺勿勞已飽勿刺已刺勿飽已饑勿刺已刺勿饑已渴勿刺已刺勿渴大驚大恐必定其氣乃刺之乘車來者臥而休之如食頃乃刺之出行來者坐而休之如行十里頃乃刺之凡此十二禁者其脈亂氣散逆其營衛經氣不足因而刺之則陽病入于陰陰病出為陽則邪氣復生粗工勿察是謂伐身形體淫泆乃消腦髓津液不化脫其五味是謂失氣也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癰癢其色白絕皮乃絕汗絕汗則終矣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盡縱目系絕目系絕一日半則死矣其死也色青白乃死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喜驚妄言色黃其上下之經盛而不行則終矣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塞上下不通而終矣厥陰終者中熱嗔乾喜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氣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

黃帝內經靈樞卷三

經脈第十

雷公問於黃帝曰禁脈之言凡刺之理經脈為始營其所行制其度量內次五藏外別六府願盡聞其道黃帝曰人始生先成精而成而腦髓生骨為幹脈為營筋為剛肉為牆皮膚堅而毛髮長穀入於胃脈道以通血氣乃行雷公曰願卒聞經脈之始生黃帝曰經脈者所以能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不可不通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下循臍內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欬上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瞽此為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欬上氣喘渴煩心胸滿臍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氣

盛有餘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為此諸病盛則寫之
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
於人迎也大腸手陽明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
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音骨之前廉上出於柱骨之會上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其支者從缺盆上
頸貫頰入下齒中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挾鼻孔是動則病齒痛頸腫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黃
口乾^音衄^音喉痺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氣有餘則當脈所過者熱腫虛則寒慄不復為此諸病盛則寫之
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
寸口也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頰中旁納太陽之脈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
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顙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
胃絡脾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起於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
抵伏兔下膝臑中下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其支者別跗上入
大指間出其端是動則病洒洒振寒善呻數欠顏黑病至則惡人與火聞木聲則惕然而驚心欲動獨閉戶塞
牖而處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音響腹脹是謂^音鼯^音厥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瘧溫淫汗出^音衄^音口喎唇^音頰
腫喉痺大腹水腫膝臑腫痛循膺乳氣街股伏兔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氣盛則身以前皆熱其有餘
於胃則消穀善饑溺色黃氣不足則身以前皆寒慄胃中寒則脹滿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
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脾足太陰之
脈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核骨後上內踝前廉上踹內循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膝股內前廉
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

張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是主脾所生病者古本痛體不能動搖食不下煩心心下急痛瘧瘕
 暗泄水閉黃疸不能臥強立股膝內腫厥足大指不用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
 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心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
 出屬心系下隔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循臑內後廉行手
 太陰心主之後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入掌內後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是動則病嗌乾心痛
 渴而欲飲是為腎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脅痛臑臂內後廉痛厥掌中熱痛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
 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再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小
 腸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側兩筋之間上循臑外後廉出
 肩解繞肩胛交肩入上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眥却入耳中其
 支者別頰上頰音拙面出骨也抵鼻至目內眥斜絡於頰是動則病嗌痛頰腫不可以顧肩似拔靨似折是主液所生
 病者耳聾目黃頰腫頰頰肩臑肘臂外後廉痛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
 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膀胱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
 額交顛其支者從顛至耳上角其直者從顛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髀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脊絡腎屬膀胱
 其支者從腰中下挾脊貫膂入臛中其支者從臛內左右別下貫胛挾脊內過髀樞循髀外從後廉下合臛中
 以下貫跗都玩切足跟也內出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外側是動則病衝頭痛目似脫項如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
 以曲臛如結跗如裂是為蹠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瘡狂顛疾頭顛信頂也頭痛目黃淚出軌衄項背腰尻臛
 踞脚皆痛小指不用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
 者人迎大再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腎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邪走足心出於然谷之下循

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端內出膈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
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是動則病饑不欲食面如漆柴欬唾則有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目
眇眇音荒如無所見心如懸若饑狀氣不足則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是為骨厥是主腎所生病者口熱舌乾
咽腫上氣嗑乾及痛煩心心痛黃疸腸癰脊股內後廉痛痿厥嗜臥足下熱而痛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
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隔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灸則強食生肉緩帶被髮大杖重履而步盛者寸口
大再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其
支者循胸出脇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臍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臂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
端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掌急腋腫甚則胸脇支滿心中憺憺徒滿切
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是主脈所生病者煩心心痛掌中熱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
之隔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三焦手少陽之脈起
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表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臍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
盆布臆中散落心包下膈循屬三焦其支者後臆中上出缺盆上項繫耳前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頰其
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前交頰至目銳眦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焯焯渾嗑腫喉痺是主
氣所生病者汗出目銳眦痛頰痛耳後肩臆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
疾之寒則留之隔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膽足少
陽之脈起於目銳眦上抵頭角下耳後循勁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卻交出手少陽之後入缺盆其支者從耳
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眦後其支者別銳眦下大迎合於手少陽抵於頰下加頰車下頸合缺盆以下循
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脇裏出氣街繞毛際橫入髀厭中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脇下合髀厭中以下循

髀陽出膝外廉下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之間循大指歧骨內出其端還貫爪甲出三毛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轉側甚則面微有塵體無膏澤足外反孰是為陽厥是主骨所生病者頭痛頷痛目銳皆痛缺盆中腫痛腋下腫馬刀俠瘦汗出振寒瘧胸脇肋髀膝外至脛絕骨外踝前及諸節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肝足厥陰之脈起於大指叢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膈內廉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頰頰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唇內其支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是動則病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瘡疝婦人少腹腫甚則嗔乾面塵脫色是肝所生病者胸滿嘔逆飧泄狐疝遺溺閉癰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手太陰氣絕則皮毛折太陰者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故氣不榮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皮節津液去皮節者則爪枯毛折毛折者則毛先死丙篤丁死火勝金也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毛色不澤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篤癸死水勝火也足太陰氣絕者則脈不榮肌肉唇舌者肌肉之本也脈不榮則肌肉軟肌肉軟則舌萎人中滿人中滿則唇反唇反者肉先死甲篤乙死木勝土也足少陰氣絕則骨枯少陰者久脈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則肉不能著也骨肉不相親則肉軟卻肉軟卻故齒長而垢髮無澤髮無澤者骨先死戊篤己死土勝水也足厥陰氣絕則筋絕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氣而脈絡於舌本也故脈弗榮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故唇青舌卷卵縮則筋先死庚篤辛死金勝木也五陰氣俱絕則目系轉轉則目運目運者為志先死志先死則遠一日半死矣六陽氣絕則陰與陽相離離則腠理發泄絕汗乃出

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經脈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間深而不見其常見者足太陰過於外踝之上無所隱故也諸脈之浮而常見者皆絡脈也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於五指間上合肘中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故衛氣已平營氣乃滿而經脈大盛脈之卒然動者皆邪氣居之留於本末不動則熱不堅則陷且空不與眾同是以知其何脈之動也雷公曰何以知經脈之與絡脈異也黃帝曰經脈者常不可見也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脈之見者皆絡脈也雷公曰細子無以明其然也黃帝曰諸絡脈皆不能經大節之間必行絕道而出入復合於皮中其會皆見於外故諸刺絡脈者必刺其結上甚血者雖無結急取之以寫起邪而出其血留之發為痺也凡診絡脈脈色青則寒且痛赤則有熱實中寒手魚之絡多青矣胃中有熱魚際絡赤其暴黑者留久痺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熱氣也其青短者少氣也凡刺寒熱者皆多血絡必問日而一取之血盡乃止乃調其虛實其小而短者少氣甚者寫之則悶悶甚則付不得言悶則急坐之也手太陰之別名曰列缺起於腕上分間並太陰之經直入掌中散入於魚際其病實則手銳掌熱虛則欠音去口也音去小便遺數取之去腕半寸別走陽明也手少陰之別名曰通里去腕一寸半別而上行循經入於心中繫舌本屬目系其實則支膈虛則不能言取之掌後一寸別走太陽也手心主之別名曰內關去腕二寸出於兩筋之間循經以上繫於心包絡心系實則心痛虛則為頭強取之兩筋間也手太陽之別名曰支正上腕五寸內注少陰其別者上走肘絡肩髃實則節弛肘廢虛則生肘暗小者如指痂疥取之所別也手陽明之別名曰偏歷去腕三寸別入太陰其別者上循臂乘肩髃上曲頰偏齒其別者入耳合於宗脈實則齒聾虛則齒寒癢膈取之所別也手少陽之別名曰外關去腕二寸外繞臂注胸中合心主病實則肘攣虛則不收取之所別也足太陽之別名曰飛揚去踝七寸別走少陰實則顛窒頭背痛虛則顛顛取之所別也足少陽之別名曰光明去踝五寸別走厥陰下絡足跗實則厥虛則痿躄坐不能起取之所別也足陽明之別名曰豐隆去踝八寸別走太陰其

別者循脛骨外廉上絡頭項合諸經之氣下絡喉嗑其病氣逆則喉痺瘁瘖實則狂癲虛則足不收脛枯取之所別也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去本節之後一寸別走陽明其別者入絡腸胃厥氣上逆則霍亂實則腸中切痛虛則鼓脹取之所別也足少陰之別名曰大鍾當踝後繞跟別走太陽其別者并經上走於心包下外貫腰脊其病氣逆則煩悶實則閉癰虛則腰痛取之所別者也足厥陰之別名曰蠡溝去內踝五寸別走少陽其別者經脛上罨音高結於莖其病氣逆則罨腫卒疝實則挺長虛則暴癢取之所別也任脈之別名曰尾翳下鳩尾散於腹實則腹皮痛虛則癢搔取之所別也督脈之別名曰長強挾脊上項散頭上下當肩胛左右別走太陽入貫脊實則脊強虛則頭重高搖之挾脊之有過者取之所別也脾之大絡名曰大包出淵腋下三寸布胸脇實則身盡痛虛則百節盡皆縱此脈若羅絡之血者皆取之脾之大絡脈也凡此十五絡者實則必見虛則必下視之不見求之上下人經不同絡脈異所別也

經別第十一

黃帝問於歧伯曰余聞人之合於天道也內有五藏以應五節五色五時五味五位也外有六府以應六律六律建陰陽諸經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節十二經水十二時十二經脈者此五藏六府之所以應天道夫十二經脈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學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羸之所易上之所難也請問其離合出入奈何歧伯稽首再拜曰明乎哉問也此羸之所過上之所息也請卒言之足太陽之正別入於膕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於肛屬於膀胱散之腎循脊當心入散直者從脊上出於項復屬於太陽此為一經也足少陰之正至膕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四椎音椎脊上高骨出屬帶脈直者繫舌本復出於項合於太陽此為一合成以諸陰之別皆為正也足少陽之正繞臍入毛際合於厥陰別者入季脇之間循胸裏屬膈散之上肝貫心以上挾咽出頤頤中散於面繫目系合少陽於外皆也足厥陰之正別跗上上至毛際合於少

陽與別俱行此為二合也足陽明之正上至髀入於腹裏屬胃散之脾上通於心上循咽出於口上頰頰還繫目系合於陽明也足太陰之正上至髀合於陽明與別俱行上結於咽貫舌中此為三合也手太陽之正指地別於肩解入腋走心繫小腸也手少陰之正別入於淵腋兩筋之間屬於心上走喉嚨出於面合目內眥此為四合也手少陽之正指天別於巔入缺盆下走三焦散於胸中也手心主之正別下淵腋三寸入胸中別屬三焦出循喉嚨出耳後合少陽完骨之下此為五合也手陽明之正從手循膺乳別於肩髃入柱骨下走大腸屬於肺上循喉嚨出缺盆合於陽明也手太陰之正別入淵腋少陰之前入走肺散之太陽上缺盆循喉嚨復合陽明此六合也

經水第十二

黃帝問於歧伯曰經脈十二者外合於十二經水而內屬於五藏六府夫十二經水者其有大小深淺廣狹遠近各不同五藏六府之高下小大受穀之多少亦不等相應奈何夫經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藏者合神氣魂魄而藏之六府者受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經脈者受血而營之合而以治奈何刺之深淺灸之壯數可得聞乎歧伯答曰善哉問也天至高不可度地至廣不可量此之謂也且夫人生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此天之高地之廣也非人力之所度量而至也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藏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鍼艾各調其經氣固其常有合乎黃帝曰余聞之快於耳不解於心願卒聞之歧伯答曰此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應陰陽也不可不察足太陽外合於清水內屬於膀胱而通水道焉足少陽外合於渭水內屬於膽足陽明外合於海水內屬於胃足太陰外合於湖水內屬於脾足少陰外合於汝水內屬於腎足厥陰外合於瀉水內屬於肝手太陽外合於淮水內屬於小腸而水道出焉手少陽外合於漯水

內屬於三焦手陽明外合於江水內屬於大腸手太陰外合於河水內屬於肺手少陰外合於濟水內屬於心
 手心主外合於漳水內屬於心包凡此五藏六腑十二經水者外有源泉而內有所稟此皆內外相貫如環無端
 人經亦然故天為陽地為陰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故海以北者為陰湖以北者為陰中之陰漳以南者為
 陽河以北至漳者為陽中之陰深以南至江者為陽中之太陽此一隅之陰陽也所以人與天地相參也黃帝
 夫經水之應經脈也其遠近淺深水血之多少各不同合而以刺之奈何歧伯答曰足陽明五藏六府之海也
 其脈大血多氣盛熱壯刺此者不深弗散不留不寫也足陽明刺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陽
 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
 近其氣之來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其少長大小肥瘦一心一本作意字撩一本作撩料字之命曰法
 天之常灸之亦然矣而過此者得惡火則骨枯脈濇刺而過此者則銳氣黃帝曰夫經脈之大小血之多少膚
 之厚薄肉之堅脆及腠之大小可為量度乎歧伯答曰其可為量度者取其中度也不甚脫肉而血氣不衰也
 若夫度人之痛音清疾瘦而形肉脫者惡可以量度刺乎審切循捫按視其寒溫盛衰而調之是謂因適而為之
 真也

經筋第十三

足太陽之筋起於足小指上結於踝邪上結於膝其下循足外側結於踵上循跟結於臑其別者結於踰外上臑中內廉與臑中并上結於膂上挾脊上項其支者別入結於舌本其直者結於枕骨上頭下顏結於鼻其支者為目上綱下結於頰音其支者從腋後外廉結於肩髃其支者入腋下上出缺盆上結於完骨其支者出缺盆邪上出於頰其病小指支跟腫痛臑攣脊反折項筋急肩不舉腋支缺盆中紐痛不可左右搖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仲春痺也足少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上結外踝上循脛外廉結於膝外廉其支者別起外輔骨上走髀前者結於伏兔之上結者結於尻其直者上乘眇季脇上走腋前廉繫於膺乳結於缺盆直者上出腋貫缺盆出太陽之前循耳後上額角交巔上下走頷上結於頰支者結於目皆為外維其病小指次指支轉筋引膝外轉筋膝不可屈伸臑筋急前引髀後引尻即上乘眇季脇痛上引缺盆膺乳頸維筋急從左之右右目不開上過右角竝躡脈而行左絡於右故傷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維筋相交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孟春痺也足陽明之筋起於中二指結於跗上邪外上加於輔骨上結於膝外廉直上結於髀樞上循脇厲脊其直者上循肝結於缺盆其支者結於外輔骨合少陽其直者上循伏兔上結於髀聚於陰器上腹而布至缺盆而結上頸上挾口合於頰下結於鼻上合於太陽太陽為目上綱陽明為目下綱其支者從頰結於耳前其病足中指支脛轉筋脚跳堅伏兔轉筋髀前腫癢疝腹筋急引缺盆及頰卒口僻急者目不合執則筋縱目不開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執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僻治之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塗其緩者以桑鉤鉤之即以生桑灰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頰且飲美酒噉美炙肉不飲酒者自強也為之三拊而已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季春痺也足太陰之筋起於大指之端

內側上結於內踝其直者終於膝內輔骨上循陰股絡於髀聚於陰器上腹結於齊循腹裏結於肋散於胸中其內者著於脊其病足大指支內踝痛轉筋痛膝內輔骨痛陰股引髀而痛陰器紐痛下引齊兩脇痛引膺中脊內痛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命曰孟秋痺也足少陰之筋起於小指之下並足太陰之筋邪走內踝之下結於踵與太陽之筋合而上結於內輔之下並太陰之筋而上循陰股結於陰器循脊內挾膂上至項結於枕骨與足太陽之筋合其病足下轉筋及所過而結者皆痛及轉筋病在此者主痼瘕及瘕在外者不能俛在內者不能仰故陽病者腰反折不能仰陰病者不能仰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在內者熨引飲藥此筋折紐發數其者死不治名曰仲秋痺也足厥陰之筋起於大指之上上結於內踝之前上循脛上結內輔之下上循陰股結於陰器絡諸筋其病足大指支內踝之前痛內輔痛陰股痛轉筋陰器不用傷於內則不起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陰氣其病轉筋者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命曰季秋痺也手太陽之筋起於小指之上結於腕上循臂內廉結於肘內銳骨之後彈之應小指之上入結於腋下其支者後走腋後廉上繞肩胛循頸出走太陽之前結於耳後完骨其支者入耳中直者出耳上下結於頷上屬目外眥其病小指支肘內銳骨後廉痛循臂陰入腋下腋下痛腋後廉痛繞肩胛引頸而痛應耳中鳴痛引頷目瞑良久乃得視頸筋急則為筋癭頸腫寒熱在頸者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其為腫者復而銳之本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屬目外眥上頷結於角其痛當所過者支轉筋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仲夏痺也手少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之端結於腕上循臂結於肘上繞臑外廉上肩走頸合手太陽其支者當曲頰入繫舌本其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屬目外眥上乘頷結於角其病當所過者即支轉筋舌卷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季夏痺也手陽明之筋起於大指次指之端結於腕上循臂上結於肘上臑結於臑其支者繞肩胛挾脊直者從肩臑上頸其支者上頰結於頰直者上出手太陽

之前上左角絡頭下右頷其病當所過者支痛及轉筋肩不舉頸不可左右視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孟夏痺也手太陽之筋起於大指之上循指上行結於魚後行寸口外側上循臂結肘中上臑內廉入腋下出缺盆結肩前臑上結缺盆下結胸裏散貫膈合貫下抵季脇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痛甚成息貫脇急吐血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仲冬痺也手心主之筋起於中指與太陰之筋並行結於肘內廉上臂陰結腋腋下散前後挾脇其支者入腋散胸中結於臂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前及胸痛息貫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孟冬痺也手少陰之筋起於小指之內側結於銳骨上結肘內廉上入腋交太陰挾乳裏結於胸中循臂下繫於臍其病內急心承伏梁下為肘網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筋痛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其成伏梁唾血膿者久不治經筋之病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弛縱不收陰痿不用陽急則反折陰急則腕不伸焮刺者刺寒急也熱則筋縱不收無用燔鍼名曰季冬痺也足之陽明手之太陽筋急則口目為噤皆急不能卒視治皆如右方也

骨度第十四

黃帝問於伯高曰脈度言經脈之長短何以立之伯高曰先度其骨節之大小廣狹長短而脈度定矣黃帝曰願聞眾人之度人長七尺五寸者其骨節之大小長短各幾何伯高曰頭之大骨圍二尺六寸胸圍四尺五寸腰圍四尺二寸髮所覆者顛至項尺二寸髮以下至頤長一尺君子終折結喉以下至缺盆中長四寸缺盆以下至臑髁音臑也長九寸過則肺大不滿則肺小臑髁以下至天樞長八寸過則胃大不及則胃小天樞以下至橫骨長六寸半過則迴腸廣長不滿則狹短橫骨長六寸半橫骨上廉以下以至內輔之上廉長一尺八寸內輔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長三寸半內輔下廉下至內踝長一尺三寸內踝以下至地長三寸膝脰以下至跗屬長一尺六寸跗屬以下至地長三寸故骨圍大則太過小則不及角以下至柱骨長一尺行腋中不見者長

靈樞 骨度 五十營

二育文書局石印

四寸腋以下至季脇長一尺二寸季脇以下至髀樞長六寸髀樞以下至膝中長一尺九寸膝以下至外踝長一尺六寸外踝以下至京骨長三寸京骨以下至地長一寸且後當完骨者廣九寸耳前當耳門者廣一尺三寸兩顴之間相去七寸兩乳之間廣九寸半兩髀之間廣六寸半足長一尺二寸廣四寸半肩至肘長一尺七寸肘至腕長一尺二寸半腕至中指本節長四寸本節至其末長四寸半項髮以下至背骨長二寸半背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節長三尺上節長一寸四分分之一奇分在下故上七節至於脊骨九寸八分分之七此眾人骨之度也所以立經脈之長短也是故視其經脈之在於身也其見浮而堅其見明而大者多血細而沉者多氣也

五十營第十五

黃帝曰余願聞五十營奈何歧伯荅曰天周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人氣行一周千八分日行二十八宿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故人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交通於中一周於身下水二刻日行二十五分五百四十息氣行再周於身下水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下水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下水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盡脈終矣所謂交通者并行一數也故五十營備得盡天地之壽矣凡行八百一十丈也

營氣第十六

黃帝曰營氣之道內穀為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故氣從太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間與太陰合上行抵髀從脾注心中循手少陰出腋下臂注小指合手太陽上行乘腋出頰內注目內眥上巔下項合足太陽循脊下尻下行

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陰上行注腎從腎注心外散於胸中循心主脈出腋下臂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
中指之端遂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陽上行注臆中散於三焦從三焦注膽出脇注足少陽下行至跗上復
從跗注大指間合足厥陰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入頰頰之竅究於畜門其支別者上額循顛下項
中循脊入骹音是是督脈也絡陰器上過毛中入臍中上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復出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
逆順之常也

脈度第十七

黃帝曰願聞脈度歧伯曰手之六陽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六三寸手之六陰從手至胸中三尺五寸三六一寸
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之六陽從足上至頭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之六陰從足至胸中六尺五寸六
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寸合三丈九尺躡脈從足至目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任
脈各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都合一十六丈二尺此氣之大經隧也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
絡絡之別者為孫盛而血者疾誅之盛者寫之虛者飲藥以補之五藏常內閱於上七竅也故肺氣通於鼻肺
和則鼻能知臭香矣心氣通於舌心和則舌能知五味矣肝氣通於目肝和則目能辨五色矣脾氣通於口脾
和則口能知五穀矣腎氣通於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為癰故邪在
府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氣盛矣陽氣太盛則陰脈不利陰脈不利則血留血留之則
陰氣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能榮也故曰關陽氣太盛則陰氣不能榮也故曰格陰陽俱盛不得相榮故曰關
格關格者不得盡期而死也黃帝曰躡脈安起安止何氣榮水歧伯曰躡脈者少陰之別起於箕骨之後上
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胃裏入缺盆上出入迎之前入頰屬目內眥合於太陽陽躡而上行氣并相
還則為濡目氣不榮則目不合黃帝曰氣獨行五藏不榮六府何也歧伯曰氣之不得無行也如水之流如

日月之行不休故陰脈榮其藏陽脈榮其府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內溉藏府外濡腠理黃帝曰蹻脈有陰陽何脈當其數歧伯答曰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當數者為經其不當數者為絡也

營衛生會第十八

黃帝問於歧伯曰人焉受氣陰陽焉會何氣為營何氣為衛營安從生衛於焉會老壯不同氣陰陽異位願聞其會歧伯答曰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與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衛氣行於陰二十五度行於陽二十五度分為晝夜故氣至陽而起至陰而止故曰日中而陽隴為重陽夜半而陰隴為重陰故太陰主內太陽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為晝夜夜半為陰隴夜半後而為陰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日中而陽隴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夜半而大會萬民皆卧命曰合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黃帝曰老人之不夜暝者何氣使然少壯之人不晝暝者何氣使然歧伯答曰壯者之氣血盛其肌肉滑氣道通營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精而夜暝老者之氣血衰其肌肉枯氣道澀五藏之氣相搏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伐故晝不精夜不暝黃帝曰願聞營衛之所行皆何道從來歧伯答曰營出於中焦黃帝曰願聞三焦之所出歧伯答曰上焦出於胃上口竝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會於手太陰矣黃帝曰人有熱飲食下胃其氣未定汗則出或出於面或出於背或出於身半其不循衛氣之道而出何也歧伯曰此外傷於風內開腠理毛蒸理泄衛氣走之固不得循其道此氣慄悍滑疾見開而出故不得循其道故命曰漏泄黃帝曰願聞中焦之所出歧伯答曰中焦亦竝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黃帝曰夫血之與氣異名同類何謂也歧伯答曰營衛者精氣

也血者神氣也故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焉故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故人生有兩死而無兩生黃帝曰願聞下焦之所出歧伯答曰下焦者別迴腸泌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黃帝曰人飲酒酒亦入胃穀未熟而小便獨先下何也歧伯答曰酒者熟穀之液也其氣悍以清故後穀而入先穀而液出焉黃帝曰善余聞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之謂也

四時氣第十九

黃帝問於歧伯曰夫四時之氣各不同形百病之起皆有所生矣刺之道何者為定一本作實歧伯答曰四時之氣各有所在矣刺之道得氣穴為定故春取經血脉分肉之間甚者深刺之間者淺刺之夏取盛經孫絡取分間絕皮膚秋取經腧邪在府取之合冬取井榮必深以留之溫瘧汗不出為五十九疔風疥癩病皮膚脹為五十七疔取皮膚之血者盡取之殮泄補三陰之上補陰陵泉皆久留之執行乃止轉筋於陽治其陽轉筋於陰治其陰皆卒刺之徒瘀先取環谷下三寸以鉞鉞鉞之已刺而痛之而內之入而復之以盡其瘀必堅束緩則煩悅來急則安靜間日一刺之瘀盡乃止飲閉藥方刺之時徒飲之方飲無食方食無飲無食他食百三十五日著直痺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三里骨為幹腸中不便取三里盛寫之虛補之癘風者素刺其腫上已刺以鉞鉞其處接出其惡氣腫盡乃止常食方食無食他食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腸刺盲之原巨虛上廉三里小腹控臑引腰脊上衝心邪在小腸者連臑系屬於脊貫肝肺絡心系氣盛則厥逆上衝腸胃燠肝散於盲結於臍故取之盲原以散之刺太陰以予之取厥陰以下之取巨虛下廉以去之按其所過之經以調之善嘔嘔有苦長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將捕之邪在膽逆在胃膽液池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故曰嘔膽取三里以下胃氣逆則刺少陽血絡以閉膽逆卻調其虛實以去其邪飲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腕在上

腕則刺抑而下之在下腕則散而去之小腹痛腫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取之太陽大絡視其絡脈與厥陰小絡結而血者腫上及胃腕取三里觀其色察其以知其散復者視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一其形聽其動靜者持氣口人迎以視其脈堅且盛且滑者病日進脈軟者病將下諸經實者病三日已氣口候陰人迎候陽也黃帝內經靈樞卷五

五邪第二十

邪在肺則病皮膚痛寒熱上氣喘汗出欬動肩背取之膺中外膺背三節五藏一本作五又五節之傍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邪在肝則兩脇中痛寒中惡血在內行善掣節時腳腫取之行間以引脇下補三里以溫胃中取血脈以散惡血取耳間青脈以去其掣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中善饑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中腸鳴腹痛陰陽俱有餘若俱不足則有寒有熱皆調於三里邪在腎則病骨痛陰痺陰痺者按之而不得腹脹腰痛大便難肩背頸項痛時眩取之湧泉崑崙視有血者盡取之邪在心則病心痛喜悲時眩仆視有餘不足而調之其輸也

寒熱病第二十一

皮寒熱者不可附席毛髮焦鼻槁脂不得汗取三陽之絡以補手太陰肌寒熱者肌痛毛髮焦而唇槁脂不得汗取三陽於下以去其血者補足太陰以出其汗骨寒熱者病無所安汗注不休齒未槁取其少陰於陰股之絡齒已槁死不治骨厥亦然骨痺舉節不用而痛汗注煩心取三陰一本作三陽之經補之身有所傷血出多及中風寒若有所墮墜四支懈惰不收名曰體惰取其小腹臍下三結交三結交者陽明太陰也臍下三寸關元也厥痺者厥氣上及腹取陰陽之絡視主病也陽補陰經也頸側之動脈人迎人迎足陽明也在嬰筋之前嬰筋之後手陽明也名曰扶突次脈足少陽脈也名曰天牖次脈足太陽也名曰天柱腋下載動脈臂太陰也名曰

天府陽迎頭痛胸滿不得息取之人迎暴瘖氣鞭取扶突與舌本出血暴聾氣蒙耳目不明取天牖暴聾間
眩足不任身取天柱暴瘖內逆肝肺相搏血溢鼻口取天府此為天牖五部皆陽明有入頰徧齒者名曰大迎
下齒齲取之臂悉寒補之不悉寒寫之足太陽有入頰徧齒者多曰角孫上齒齲取之在鼻與頰前方病之時
其脈盛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一曰取之出鼻外足陽明有挾鼻入於面者名曰懸顙屬口對入繫日本視有過
者取之損有餘益不足反者益其足太陽有通項入於腦者正屬日本名曰眼系頭目苦痛取之在項中兩筋
間入腦乃別陰踰陽踰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銳眚陽氣盛則瞋目陰氣盛則瞑目熱厥取足太陽
少陽皆留之寒厥取足陽明少陰于足皆留之舌縱涎下煩惋取足少陰振寒洒洒鼓頷不得汗出腹脹煩
惋取手太陽刺虛者刺其去也刺實者刺其來也春取絡膝夏取分腠秋取氣口冬取經輸凡此四時各以時
為營絡脈治皮膚分腠治肌肉氣口治筋脈經輸治骨髓五藏身有五部伏兔一腓二腓者膈也背三五藏之
膈四項五此五部有癰疽者死病始手臂者先取手陽明太陰而汗出病始頭首者先取項太陽而汗出病始
足脛者先取足陽明而汗出臂太陰可汗出足陽明可汗出故取陰而汗出甚者止之於陽取陽而汗出甚者
止之於陰凡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不中而去則致氣精泄則病甚而惟致氣則生為癰疽也

顛狂第二十二

目眚外決於面者為銳眚在內近鼻者為內眚上為外眚下為內眚顛疾始生先不樂頭重痛視舉目赤甚作
極已而煩心候之於顛取手太陽陽明太陰血變而止顛疾始作而引口啼呼喘悸者候之手陽明太陽左強
者攻其右右強者攻其左血變而止顛疾始作先反僵因而脊痛候之足太陽陽明太陰手太陰血變而止治
顛疾者常與之居察其所當取之處病至視之有過者寫之置其血於鉢壺之中至其發時血獨動矣不動火
窮骨二十壯窮骨者骸骨也骨頰音坎頰者顛而齒齒諸膈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惋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筋

癩疾者身倦癯急大刺項大經之大杼脈嘔多沫沫氣下泄不治脈癩疾者暴仆四肢之脉皆脹而縱脉滿盡刺之出血不滿灸之挾項太陽灸帶脈於腰相去三寸諸分肉本輸嘔多沫沫氣下泄不治癩疾者瘵發如狂者死不治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憂饑治之取手太陰陽明血變而止及取足太陰陽明狂始發少卧不飢自高賢也自辯智也自尊貴也善罵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舌下少陰視之盛者皆取之不盛釋之也狂言驚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狂目妄見耳妄聞善歌者少氣之所生也治之取手太陽太陰陽明足太陰頭兩頤狂者多食善見鬼神善笑而不發於外者得之有所大喜治之取足太陰太陽陽明後取手太陰太陽陽明狂而新發未應如此者先取曲泉左右動脈及臑者見血有頃已不已以法取之灸骨骹二十壯風逆暴四肢腫身漑漑喘然時寒飢則煩飽則善變取手太陰表裏足少陰陽明之經肉清取榮骨清取井經也厥逆為病也足暴清胸若將裂腸若將以刀切之煩而不能食脈大小皆滿煖取足少陰清取足陽明清則補之溫則寫之厥逆腹脹滿腸鳴胸滿不得息取之下胸二脇欬而動手者與背膪以手按之立快者是也內閉不得澣刺足少陰太陽與骹上以長鍼氣逆則取其太陰陽明厥陰甚取少陰陽明動之經也少氣身漑漑也言吸吸也骨痠體重懈惰不能動補足少陰短視氣息短不屬動作氣索補足少陰去血絡也

熱病第二十三

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變志不亂病在分腠之間巨鍼取之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痲肥之為病也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可知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病先起於陽後入於陰者先取其陽後取其陰浮而取之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九刺以寫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身熱甚陰陽皆靜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則世所謂勿刺者有死徵也熱病七日八日脈口

動喘而短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淺刺手大指間熱病七日八日脈微小病者澁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脈代者一日死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刺膚喘甚者死熱病七日八日脈不躁躁不散數後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嘗汗者勿刺膝之熱病先膚痛窒鼻充面取之皮以第一鍼五十九奇軫鼻索皮於肺不得索之火火者心也熱病先身濇倚而熱煩惋乾唇口嗑取之皮以第一鍼五十九膚脹口乾寒汗出索脈於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腎也熱病面青腦痛手足躁取之筋間以第四鍼於四逆筋覺目浸索筋於肝不得索之金不得索之木木者肝也熱病面青腦痛手足躁取之筋間以第四鍼於四逆筋覺目浸索筋於肝不得索之金金者肺也熱病數驚_音癡_音飛_音而狂取之脈以第四鍼急寫有餘者癩疾毛髮去索血於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腎也熱病身重膏痛耳聾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鍼五十九刺骨病不食齧齒耳青索骨於腎不得索之土土者脾也熱病不知所痛耳聾不能自收口乾陽熱甚陰隨有寒者熱在髓死不可治熱病頭痛顛_{而涉}顛_音目_音厚_音脈痛喜血厥熱病也取之以第三鍼視有餘不足寒熱痔熱病體重腸中熱取之以第四鍼於其膺及下諸指間索氣於胃絡得氣也熱病挾臍急痛胸脇滿取之湧泉與陰陵泉取以第四鍼鍼嗑裏熱病而汗且出及脈順可汗者取之魚際太淵大都大白寫之則熱去補之則汗出汗出太甚取內踝上橫脈以止之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熱病脈尚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者生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顛發赤噦者死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五曰汗不出嘔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爛熱不已者死七曰欬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熱者死九曰熱而瘞_音者死腰折_音癰_音齒_音斷_音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所謂五十九刺者兩手外內側各三凡十二痛五指間各一凡八痛足亦如是頭入髮一寸傍三分各三凡六痛更入髮三寸邊五凡十痛耳前後口下者各一項中一凡六痛顛上一顛會一髮際一廉泉一風池二天柱二氣滿

胸中喘息取足太陰大指之端去爪甲如薤葉寒則留之熱則疾之氣下乃止心疝暴痛取足太陰厥陰盡刺去其血絡喉痺舌卷口中乾煩心痛臂內廉痛不可及頭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下去端如韭葉目中赤痛從內皆始取之陰躄風癱身反折先取足太陽及膈中及血絡出血中有寒取三里瘰取之陰躄及三毛上及血絡出血男子如蠱女子如蛆身體腰脊如解不欲飲食先取湧泉見血視跗上盛者盡見血也

厥病第二十四

厥頭痛面若腫起而煩心取之足陽明太陰厥頭痛頭脈痛心悲善泣視頭動脈反盛者刺盡去血後調足厥陰厥頭痛自頭重而痛寫頭上五行行五先取手少陰後取足少陰厥頭痛意善忘按之不得取頭面左右動脈後取足太陰厥頭痛項先痛腰脊為應先取天柱後取足太陽厥頭痛頭痛甚耳前後脉湧有熱寫出其血後取足少陽真頭痛頭痛甚腦盡痛手足寒至節死不治頭痛不可取於脰者有所擊墮惡血在於內若肉傷痛未已可則刺不可遠取也頭痛不可刺者大痺為惡日作者可令少愈不可已頭半寒痛先取手少陽陽明後取足少陽陽明厥心痛與背相控善惡如從後觸其心偏痺者腎心痛也先取京骨崑崙發鍼不已取然谷厥心痛腹脹胸滿心尤痛甚胃心痛也取之大都大白厥心痛痛如以錐鍼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取之然谷大谿厥心痛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取之行間大衝厥心痛卧若徒居心痛間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肺心痛也取之魚際大淵真心痛手足清至節心痛甚旦發夕死夕發旦死心痛不可刺者中有盛聚不可取於脰腸中有蟲瘕及蛟蝮皆不可取以小鍼心腸痛懷音作痛膿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喜渴涎出者是蛟蝮也以手聚按而堅持之無令得移以大鍼刺之久持之蟲不動乃出鍼也音腹膿痛形中上者耳聾無聞取耳中耳鳴取耳前動脈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膿若有乾疔音臨音耳無聞也耳聾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先取手後取足耳鳴取手中指爪甲上左取右右取左先取手後取足足髀不

可舉側而取之在樞合中以員利鍼大鍼不可刺病注下血取曲泉風痺溼滌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時如入
涿中股脛淫樂煩心痛時嘔時暈眩已頭汗出久則目眩悲以善恐短氣不出三年死矣

病本第二十五

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
生病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中滿者治其標先病後泄者治
其本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有客氣有同氣大小便不利治其標大小便利治其本病發而有餘本而標
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詳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為獨
行先小大便不利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也

雜病第二十六

厥挾脊而痛者至頂頭沈沈然目眩眩然腰脊強取足太陽膈中血絡厥胸滿面腫脣溼溼暴言難甚則不能
言取足陽明厥氣走喉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秘取足少陰厥而腹響響然多寒氣腹中穀穀便不難取足太
陰噬乾口中熱如膠取足少陰膝中痛取犢鼻以員利鍼發而間之鍼大如釐刺膝無疑喉痺不能言取足陽
明能言取手陽明瘧不渴間日而作取足陽明渴而日作取手陽明齒痛不惡清飲取足陽明惡清飲取手陽
明聾而不痛者取足少陽聾而痛者取手陽明衄而不止衄血流取足太陽衄血取手太陽不已刺宛骨不已
刺膈中出血腰痛痛上寒取足太陽陽明痛上熱取足厥陰不可以使仰取足少陽中熱而喘取足少陰膈中
血絡喜怒而不欲食言益小刺足太陰怒而多言刺足少陽頰痛刺手陽明與頰之盛脈出血項痛不可俯仰
刺足太陽不可以願刺手太陽也小腹滿大上走胃至心漸漸身時寒熱小便不利取足厥陰腹滿大便不利
腹大亦上走胸噎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陰腹滿食不化腹臍響響然不能大便取足太陰心痛引腰脊欲嘔聲

靈樞 病本 雜病 育文書局石印

少陰心痛腹脹善噯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陰心痛引背不得息刺足少陰不已取手少陽心痛引小腹滿上下無常處便溲難刺足厥陰心痛但短氣不足以息刺手太陰心痛當九節刺之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上下求之得之立已顛痛刺足陽明曲周動脈見血立已不已按人迎於經立已氣逆上刺膺中陷者與下胸動脈腹痛刺膺左右動脈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氣衝已按刺之立已痿厥為四末束挽乃疾解之日二不仁者十日而知無休病已止歲以草刺鼻嚏嚏而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可已

周痺第二十七

黃帝問於歧伯曰周痺之在身也上下移徙隨脈其上下左右相應間不容空願聞此痛在血脈之中邪將在分肉之間乎何以致是其痛之移也問不及下鍼其痛之時不及定治而痛已止矣何道使然願聞其故歧伯答曰此衆痺也非周痺也黃帝曰願聞衆痺歧伯對曰此各在其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以右應左以左應右非能周也更發更休也黃帝曰善刺之奈何歧伯對曰刺此者痛雖已止必刺其處勿令復起帝曰善願聞周痺何如歧伯對曰周痺者在於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不能左右各當其所黃帝曰刺之奈何歧伯對曰痛從上下者先刺其下以過一作過之後刺其上以脫之痛從下上者先刺其上以過之後刺其下以脫之黃帝曰善此痛安生何因而有名歧伯對曰風寒溼氣客於外分肉之間迫切而為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則痛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痺發發則如是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此內不在藏而外未發於皮獨居分肉之間真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痺故刺痺者必先切循其下之六經視其虛實及大絡之血結而不通及虛而脈陷空者而調之尉而通之其慙堅轉引而行之黃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亦得其事也九者經巽之理十二經脈陰陽之病也

黃帝閉居辟左右而問於歧伯曰余已聞九鍼之經論陰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歧伯避席再拜曰善
哉問也此先師之所口傳也黃帝曰願聞口傳歧伯對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
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
常論不在經者請道其方黃帝曰人之久者何氣使然歧伯答曰衛氣晝日行於陽夜半則行於陰陰者主夜
夜者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陽氣盡陰氣盛
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寫足少陰補足太陽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歧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
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谷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於胃故為噦補手足太陽寫足
少陰黃帝曰人之唏者何氣使然歧伯曰此陰氣盛而陽氣虛陰氣疾而陽氣徐陰氣盛而陽氣絕故為唏
補足太陽寫足少陰黃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寒氣客於皮膚陰氣盛陽氣虛故為振寒寒慄補
諸陽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為噫補足太陽陽明一曰
補眉本也黃帝曰人之噎者何氣使然歧伯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於鼻故為噎補足太陽榮眉本一曰眉上
也黃帝曰人之禪者何氣使然歧伯曰胃不實則諸脈虛諸脈虛則筋脈懈惰筋脈懈惰則行陰用力氣不
能復故為禪因其所在補分肉間黃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
宗脈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脈感宗
脈感則液道開液道開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則泣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
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至故命曰奪精補天柱經俠頸黃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氣使然歧伯曰憂思則心
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也黃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
使然歧伯曰飲食者皆入於胃胃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黃帝曰人之

耳中鳴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脈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脈有所竭者故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也黃帝曰人之自齧舌者何氣使然此厥逆走上脈氣筆筆疑至也少陰氣至則齧舌少陽氣至則齧頰陽明氣至則齧脣矣視主病者則補之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為不足故上氣不足腦為之不滿耳為之苦鳴頭為之苦傾目為之眩中氣不足溲便為之變腸為之苦鳴下氣不足則乃為痿厥心悅補足外踝下留之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腎主為人取足少陰肺主為噦取手太陰足少陰帝者陰與陽絕故補足太陽寫足少陰振寒者補諸陽噫者補足太陽眉本蠶其所在在補分肉間泣出補天柱經俠頸俠頸者頭中分也太息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涎下補足少陰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自齧舌視主病者則補之目眩頭傾補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悅刺足大指間上二寸留之一曰足外踝下留之

黃帝內經靈樞卷六

師傳第二十九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于後世無所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與民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并黃帝曰便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熱消痺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饑臍以上皮熱腸中則出黃如糜臍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痞小腹痛脹黃帝曰胃欲寒飢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從欲輕人而無能禁

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如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黃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使此者食飲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悽悽暑無出汗食飲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黃帝曰本藏以身形支節肌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焉今夫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而問焉誰可抑循之而後答乎岐伯曰身形支節者藏府之蓋也非面部之閱也黃帝曰五藏之氣關於面者余已知之矣以肢節而知閱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者肺為之蓋巨肩陽咽喉見其外黃帝曰善歧伯曰五藏六府心為之主缺盆為之道骷骨有餘以候髑髏黃帝曰善歧伯曰肝者主為將使知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大小黃帝曰善歧伯曰脾者主為衛使之迎糧視唇舌好惡以知吉凶黃帝曰善歧伯曰腎者主為外使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黃帝曰善願聞六府之候岐伯曰六府者胃為之海廣骸大頸張胸五穀乃容鼻隧以長以候大腸唇厚人中長以候小腸目下果大其膽乃橫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約此所以候六府也上下三等藏安且良矣

決氣第三十

黃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脈余意以為一氣耳今乃辨為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岐伯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何謂氣岐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重膚澤身充毛若霧露之漑是謂氣何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泄汗出溼淅是謂津何謂液岐伯曰穀入氣滿淖音澤澤注于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髓隨皮膚潤澤是謂液何謂血岐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何謂脈岐伯曰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黃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脈之清濁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天腦髓消脛瘦音酸耳數鳴血脫者血白天然不澤其脈空虛此其候

也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歧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也其貴賤善惡可為常主然五谷與胃為大海也

腸胃第三十一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願聞六府傳穀者腸胃之小大長短受穀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請盡言之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唇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一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二斗五升小腸後附脊左環迴周脅積其注于迴腸者外附于臍上迴運環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迴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迴腸左環葉脊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迴曲環反三十二曲也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長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慄悍滑疾下焦下澀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藏安定血脈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故腸胃之中當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晡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也

海論第三十二

黃帝問於歧伯曰余聞刺法于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于營衛血氣夫十二經脈者內屬于府藏外絡于肢節夫子乃合之于四海乎歧伯答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于海海有東西南北命曰四海黃帝曰以人應之奈何歧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以應四海也黃帝曰遠乎哉夫子之合天地四海也願聞應之奈何歧伯答曰必先明知陰陽表裡榮輸所在四海定矣黃帝曰定之奈何歧伯曰胃者水之穀也其輸上在氣街下至三里衝脈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于大行下出于巨虛之上下廉臙中者為氣之海其輸上在于柱骨之上下前在于人迎腦為髓之海其輸上在于其蓋下在風府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歧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黃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歧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悅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饑不受穀食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卧黃帝曰余已聞逆與順矣調之奈何歧伯曰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無犯其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黃帝曰善

五亂第三十四

黃帝曰經脈十二者別為五行分為四時何失而亂何得而治歧伯曰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黃帝曰何謂相順歧伯曰經脈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為四時四時者春夏秋冬其氣各異營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之而治黃帝曰何謂逆而亂歧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于胸中是謂大惋故氣亂于心則煩心嘿密俛首靜伏亂于肺則俯仰喘喝接手以呼亂于腸胃則為霍亂亂于臂脛則為四厥亂于頭則為厥逆頭重眩仆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歧伯曰有道

以來有這以去審知其道是謂身寶黃帝曰善願聞其道歧伯曰氣在于心者取之手少陰心主之輸氣在于肝者取之手太陰榮足少陰輸氣在于腸胃者取之足太陰陽明不取之三里氣在于頭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陽榮輸氣在于臂足取之先去血脈後取其陽明少陽之榮輸黃帝曰補寫奈何歧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寫無形謂之同精是非有餘不足也亂之氣相逆也黃帝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命曰治亂也

脹論第三十五

黃帝曰脈之應于寸口如何而脹歧伯曰其脈大堅以瀉者脹也黃帝曰何以知藏府之脹也歧伯曰陰為藏陽為府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於血脈之中邪藏府之內乎歧伯曰三一作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願聞脹之舍歧伯曰夫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邪胸脅脹皮膚故命曰脹黃帝曰藏府之在胸脅腹裏之內也若匣置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域之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黃帝曰未解其意再問歧伯曰夫胸臆藏府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胃者大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胃之五竅者膈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營氣循脈衛氣逆為脈脹衛氣並脈循分為膚脹三里而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悶虛實工在疾寫黃帝曰願聞脹形歧伯曰夫心脹者煩心短氣卧不安肺脹者氣滿而喘效肝脹者脅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惋體重不能勝衣卧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脾痛六府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于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澀澀冬日重感于寒則食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小腹滿而氣癢三焦脹者氣滿于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臍脹者脅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凡此諸脹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鍼數不失寫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處之所敗謂之天命補虛寫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黃帝曰脹者焉

生何因而有歧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循序五穀乃化然後厥氣在下營衛留上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為脹也黃帝曰善何以解惑歧伯曰合之於真三合而得帝曰善黃帝問於歧伯曰脹論言無問虛實工在疾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過焉在歧伯對曰此言陷於肉盲而中氣穴者也不中氣穴則氣內閉鍼不陷盲則氣不行上越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其于脹也當寫不寫氣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焉有治者乎其于脹也必審其脈音當寫則寫當補則補如鼓應桴惡有不下者乎

五癘津液別第三十六

黃帝問於歧伯曰水穀入于口輸于腸胃其液別為五天寒衣薄則為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為汗悲哀氣并則為泣中熱胃緩則為唾邪氣內逆則氣為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為水脹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生願聞其道歧伯曰水穀皆入於口其著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飢肉充皮膚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寒留于分肉之間聚沫則為痛天寒則腠理閉氣澀不行水下留留於膀胱則為溺與氣五藏六府心為之主耳為之聽目為之候肺為之相肝為之將脾為之衛腎為之主外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于目心悲氣并則心系急心急則肺舉肺舉則液上溢天心系與肺不能常舉乍上乍下故液而泣出矣中熱則胃中消穀消穀則蠱上下作腸胃充郭故胃緩胃緩則氣逆故唾出五津之穀液和合而為膏者內滲入于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于陰陽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于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塞閉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穀并行腸胃之中別于迴腸留于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為水脹此津液五別之逆順也

五癘五使第三十七

黃帝問於歧伯曰余聞刺有五宮五腧以觀五氣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副也願聞其五使當安出歧伯曰五宮者五藏之腧也黃帝曰願聞其所出令可為常歧伯曰脈出於氣口色出於明堂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常經氣入藏必當治裏帝曰善五色獨決于明堂乎歧伯曰五宮以辨闕庭必張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者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見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以鍼黃帝曰願聞五宮歧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腎之官也黃帝曰以官何候歧伯曰以候五藏故肺病者喘息鼻張肝病者皆青脾病唇黃心病者舌卷短顛赤腎病者顛與顏黑黃帝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見其常也治者如何歧伯曰五宮不辨闕庭不張小其明堂者蔽不見又埤其墻墻下無基垂角去外如是者雖平常殆况加疾哉黃帝曰五色之見于明堂以觀五藏之氣左右高下各有形乎歧伯曰府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鍼道于夫子衆多舉老矣夫子之道應若失而據未有堅然者也夫子之問學熟乎將審察于物而生之乎歧伯對曰聖人之為道者上合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平水也工人不能置規而為員去矩而為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順之順也黃帝曰願聞自然奈何歧伯曰臨深決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決衝而經可通也此言氣之滑澀血之清濁行之逆順也黃帝曰願聞人之黑白肥瘦小長各有數乎歧伯曰年質壯大血氣充盈膚革堅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廣肩腋項肉薄厚皮而黑色者臨臨然其血黑以濁其氣滯以遲其為人也貪而取與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之數也黃帝曰刺瘦人奈何歧伯曰瘦人者皮薄也少肉廉廉然薄唇輕言其血清氣滑易脫于氣易損于血刺此者淺而疾之黃帝曰刺常人奈何

何岐伯曰視其白黑各為調之其端正敦厚者其血氣和調刺此者無失常數也黃帝曰刺壯士真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壯士真骨以肉緩節監監然此人重則氣滯血濁刺此者深而留之多多益其數動則氣滑血清刺此者淺而疾之黃帝曰刺嬰兒奈何岐伯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此者以豪鍼淺刺而疾發鍼日再可也黃帝曰臨深決水奈何岐伯曰血清氣濁疾瀉之則氣竭焉黃帝曰循搖決衝奈何岐伯曰血濁氣滯疾瀉之前經可通也黃帝曰脈行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手之三陰從臑走手少陰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黃帝曰少陰之脈獨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出于頤頤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膕中伏行胛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并于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附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黃帝曰何以明之岐伯曰五官導之功而驗之其非必動然後為可明逆順之行也黃帝曰窘乎哉聖人之為道也明于日月微于毫釐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

血絡論第三十九

黃帝曰願聞其奇邪而不在經者岐伯曰血絡是也黃帝曰刺血絡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濁者何也血出清而半為汁者何也發鍼而腫者何也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者何也發鍼而面色不變而煩悅者何也多出血而不動搖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脈氣甚而血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滑刺之則射陽氣蓄積久留而不瀉者血黑以濁故不能射新飲而液滲于絡而未合和于血也故血出而汁別焉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為腫陰氣積于陽其氣因於絡故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故腫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瀉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刺之血出多色不變而煩悅者刺絡而虛經虛經之屬于陰者陰脫故煩悅陰陽相得而合為痺者此為內溢于經外注于絡如

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而不能虛也黃帝曰相之奈何岐伯曰血脈者盛堅積以赤上下無常處小者如鍼大者如筋則而寫之萬全也故無失數矣失數而反各如其度黃帝曰鍼入而肉著者何也岐伯曰熱氣因于鍼則鍼熱則肉著于鍼故堅焉

陰陽清濁第四十

黃帝曰余聞十二經脈以應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人之血氣若一應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氣苟能為一則天下為一矣惡有亂者乎黃帝曰余聞一人非問天下之眾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眾亦有亂人其合為一耳黃帝曰願聞人氣之清濁岐伯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上出于咽清而濁者則下行清濁相干命曰亂氣黃帝曰夫陰清而陽濁濁者有清清者有濁清濁別之奈何岐伯曰氣之大別清者上注於肺濁者下走於胃胃之清氣上出于口肺之濁氣下注于經內積於海黃帝曰諸陽皆濁何陽獨甚乎岐伯曰太陽獨受陽之濁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竅其濁者獨下行諸經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澀此氣之常也故刺之者深而留之刺陽者淺而疾之清濁相干者以數調之也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黃帝曰余聞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其合之於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故天為陽地為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於水故在下者為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為陽黃帝曰合之于脈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陰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甲主左手之少陽乙主右手之少陽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丁主右手之陽明戊主左手之陽明此兩火并合故為陽明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也腰以上者為陽腰以下者為陰其于五藏也心為陽中之太陽肺為陽中之少陰肝為陰中之少陽脾為陰中之至陰腎為陰中之太陰黃帝曰以治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甲乙木王春春者蒼色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令乃以甲為左手之少陽不合于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

病傳第四十二

黃帝曰余受九鍼于夫子而私覽於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焫飲藥之一者可獨守即將盡行之乎

歧伯曰諸方者眾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黃帝曰此乃所謂守一勿失萬物畢者也今余已聞陰陽之要虛實之理傾移之過可治之屬願聞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可得聞乎歧伯曰要乎哉問道昭乎其如日醒寤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與俱成畢將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傳于子孫黃帝曰何謂日醒歧伯曰明於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黃帝曰何謂夜瞑歧伯曰瘖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折毛發理正氣橫傾淫邪泮衍血脈傳溜大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黃帝曰大氣入藏奈何歧伯曰病先發於心一日而之肺二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病先發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病先發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發食病先發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病先發于胃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昧病先發于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晡病先發于膀胱五日而之腎一日而之小腸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間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可刺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黃帝曰願聞淫邪泮衍奈何歧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臟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卧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氣淫于臟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歧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焯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墜喜饑則夢取甚飽則夢子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瀉之立已厥氣客于心則夢見

邱山煙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於客物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見邱陵大澤壞屋風雨客于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小腸則夢聚色衝衢客于膽則夢鬪訟自刎客于陰器則夢接內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邪切交苑中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膈則夢漫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順氣一日分為四時第四十四

黃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溼寒暑風雨陰陽喜怒飲食居處氣合而有形得臟而有名余知其然也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時之氣使然黃帝曰願聞四時之氣岐伯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旦分為四時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臟邪氣獨居於身故甚也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應四時之氣臟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臟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為工逆者為粗黃帝曰善余聞刺有五變以主五輸願聞其數岐伯曰人有五臟五臟有五變五變有五輸故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黃帝曰願聞五變岐伯曰肝為牡臟其色青其時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為牡臟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為牡臟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其味甘肺為牡臟其色白其音商其時秋其日庚辛其味辛腎為牡臟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是為五變黃帝曰以主五輸奈何臟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榮時主夏夏刺輸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輸黃帝曰諸原安合以致六輸岐伯曰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之以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輸黃帝曰何謂臟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春願聞其故岐伯曰病在臟者取之井病變于色者取之榮病時間時甚者取之輸病變于音者取

之經經滿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於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變也

外揣第四十五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受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鍼者始於一而終於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為下高不可為益恍惚無窮流溢無極余知其合於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禱之毫毛渾束為一可乎歧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道焉夫治國亦然黃帝曰余願聞鍼道非國事也歧伯曰夫治國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禱合為一乎黃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黃帝曰窘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是則外內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故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世也

五變第四十六

黃帝問於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為風腫汗出或為消癰或為寒熱或為留痺或為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願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為人生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削斷材木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地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漉卒風暴起則剛脆之木

枝折杌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况于人乎黃帝曰以人應木奈何少俞答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為病也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肉不堅腠理疏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答曰臑肉不堅而無分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緻者腠理疏此言其渾然者黃帝曰人之善病消癰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臟皆柔弱者善病消癰黃帝曰何以知五臟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胃中畜積血氣逆留臄皮充肌血脉不行轉而為熱熱則消肌膚故為消癰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堅脆色之不一也少俞答曰顴骨者骨之本也顴大則骨大顴小則骨小皮膚薄而其肉無腠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殆然不與其天同色汚然獨異此其候也然後臂薄者其髓不滿故善病寒熱也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痺者少俞答曰粗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痺黃帝曰痺之高下有處乎少俞答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視其部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而淖音澤如此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傷脾胃之間寒溫不次邪氣稍至畜積留止大聚乃起黃帝曰余聞病形已知之矣願聞其時少俞答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雖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

本藏第四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關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

故血和則經脈流行營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臟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脈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臟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于天也無愚智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于病何也願聞其故歧伯曰窘乎哉問也五藏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運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臟者故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于邪心高則滿于肺中悅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藏外易傷于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臟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痺熱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消痺喉痺逆氣肺高則上氣肩息欬肺下則居貴迫肺善脅下痛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痺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脅偏痛也肝小則臟安無脅下之病肝大則逼胃迫咽則苦膈中且脅下痛肝高則上支貴切脅悅為息貴肝下則逼胃脅下空脅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臟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痺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脅下痛也脾小則臟安難傷於邪也脾大則苦溲眇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眇引季脅而痛脾下則下加于大腸下加于大腸則臟受苦受邪脾堅則臟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痺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腎小則臟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俯仰易傷以邪腎高則苦背脊痛不可俯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俯仰為狐疝腎堅則不病腰痛腎脆則苦病消痺易傷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歧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無鶻鬚者心高鶻鬚小短舉者心下鶻鬚長者心下堅鶻鬚弱小以薄者心脆鶻鬚直下不舉

者心端正鬲倚一方者心偏傾也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張脅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脅偏踈者肺偏傾也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胃反散鬲者肝高合脅免散者肝下胃脅好者肝堅脅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脅骨偏舉者肝偏傾也黃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縱者脾下唇堅者脾堅唇大而不堅者脾脆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舉者脾偏傾也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也帝曰善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減也甚寒大熱不能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歧伯曰五臟六府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臟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愁憂五臟皆大者緩于事難便以憂五臟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臟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臟皆堅者無病五臟皆脆者不離于病五臟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臟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為人平反覆言語也黃帝曰願聞六府之應歧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脾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肝其應肝合膽膽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黃帝曰應之奈何歧伯曰肺應皮及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裏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心應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脉緩脉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脉皆多紆屈者小腸結脾應肉肉腠疎堅大者胃厚肉腠疎者胃薄肉腠小而麼者胃不堅肉腠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管約不利肉腠不堅者胃緩肉腠無小裏累者胃急肉腠多少裏累者胃結胃結者上管約不利也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厚爪薄色紅者膽薄爪堅色青者膽急爪濡色赤者膽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直爪惡色黑多紋者膽結也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

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答曰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其病矣

黃帝內經靈樞卷八

禁服第四十八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束為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于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于後世絕于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于是也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室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受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為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脈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藏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為百病毋調諸虛實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盡不殆矣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為下材者勿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為工不可以為天下師雷公曰願聞為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為熱虛則為寒緊則為痛痺代則乍甚乍間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血絡具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臟府之病寸口大

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瀕色變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結於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寸口四倍者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通其營輸乃可傳于大數大數曰盛則徒寫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脈急則引脈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五色第四十九

雷公問於黃帝曰五色獨決于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于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臟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五臟安于胷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惡得無辨乎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聞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於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者甚不死矣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為痛黃赤為熱白為寒是謂五官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內外皆在焉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脈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沈而滑者病日損其脈口滑以沈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脈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脈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臟沈而大者易已小為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甚堅者傷於食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間甚奈何黃帝曰其色羸以明沈天者為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

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來目有所見志有所惡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雷公曰小子聞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溼之起也別之奈何黃帝曰常候關中薄澤為風沖濁為痺在地為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黃帝曰大氣入於臟府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黃帝曰赤色出兩顴大如母指者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於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黃帝曰察色以言其時雷公曰善乎願卒聞之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疑有}落^{疑有}字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膈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膕也此五臟六府肢節之部也各有部分有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當明部分萬舉萬當能別左右是謂大道男女異位故曰陰陽審察澤天謂之良工沈濁為內浮澤為外黃赤為風青黑為痛白為寒黃而膏潤為膿赤甚者為血痛甚為攣寒甚為皮不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沈以知淺深察其澤夭以觀成敗察其散搏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於心以知往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色明不羸沈夭為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其色散駒駒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氣痛聚未成也腎乘心心先病腎為應色昏如是男子色在于面王為小腹痛下為卵痛其圓直為莖痛高為本下為首孤疝瘻陰之屬也女子在于面王為膀胱子處之病散為痛搏為聚方員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至脈為淫有潤如膏狀為暴食不潔左為左右為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色者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色亦大如榆莢在面王為不日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以五色命藏青為肝赤為心白為肺黃為脾黑為腎肝合筋心合脈肺合皮脾合肉腎合

骨也

論勇第五十

黃帝問於少俞曰有人於此竝行竝立其年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問何急黃帝曰願盡聞之少俞曰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黃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少俞曰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虛風也黃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於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於寒外內皆然乃病黃帝曰善黃帝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聞難則恐遇痛不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不恐遇痛不動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目轉面盼恐不能言失氣驚顛色變化乍死乍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之薄厚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衡直揚三焦理橫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堅其膽滿以傍怒則氣盛而胸張肝舉而膽橫皆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然者也黃帝曰願聞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減陰陽相失其焦理縱弱筋短而小肝系緩其膽不滿而縱腸胃挺脅下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胸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款穀之液也其氣慄悍其入于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于胸中肝浮膽橫當是之時固比于勇士氣衰則悔與勇士同類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背胸第五十一

靈樞

論勇

背胸

育文書局石印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五臟之輸出于背者岐伯曰胃中大輸在杼骨之端肺輸在三焦之間心輸在五焦之間膈輸在七焦之間肝輸在九焦之間脾輸在十一焦之間腎輸在十四焦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則欲得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輸也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氣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寫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

衛氣第五十二

黃帝曰五臟者所以藏精神鬼氣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化行物者也其氣內干五臟而外絡肢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為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瀉瀉乎孰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于門戶能知虛石之堅軟者知補寫之所在能知六經之標本者可以無惑于天下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意悉言之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陽之本在竅陰之間標在窻籠之前窻籠者耳也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腧與舌下兩脈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腧也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頰頰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腧與舌本也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也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也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動也手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腧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三寸也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請言氣街胃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之于腦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腧氣在腹者止之背腧與衝脈于臍左右之動脈者氣在脛者止之于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鍼必先按

而在久應於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頭痛眩仆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論痛第五十三

黃帝問於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鍼石火灼之痛何如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於毒藥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于鍼石之痛火灼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灼者何以知之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灼黃帝曰其不耐鍼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鍼石之痛于火灼亦然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黃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故其瘦而薄胃皆不勝毒也

天年第五十四

黃帝問於歧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築為基何立而為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歧伯曰以母為基以父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黃帝曰何者為神歧伯曰血氣以和榮衛以通五臟已成神氣舍心竄竄畢具乃成為人黃帝曰人之壽夭各不同或夭壽或卒死或病久願聞其道歧伯曰五臟堅固血脈和調肌肉解利皮膚緻密營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以度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黃帝曰人之百壽歲而死何以致之歧伯曰使道隊以長基牆高以方通調營衛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滿百歲乃得終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歧伯曰人生十歲五臟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臟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臟六腑十二經絡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榮華頽落髮頰斑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滅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苦憂悲血氣懈惰故好卧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魄離故言善悞九十歲腎氣焦四臟經脈空

虛百歲五臟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臟皆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又卑基牆薄脈少血其肉不石數中風寒血氣虛脈不通真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

逆順第五十五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脈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陳刺法曰無刺焯呼木焯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五味第五十六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臟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臟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臟六府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黃帝曰營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胃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稂音庚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豬鹹羊苦雞辛五菜葵甘韭酸霍鹹蓮苦蔥辛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

各有所宜五宜所言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秬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
豬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蔥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
甘肺病禁苦肝色青宜食甘秬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
肉粟藿皆鹹肺色白食宜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蔥皆辛

黃帝內經靈樞卷九

水脹第五十七

黃帝問於歧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歧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
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裏水之狀此其候也黃帝曰
膚脹何以候之歧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皤皤音空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
不變此其候也鼓脹何如歧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腸覃何如歧伯曰寒
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癖而內着惡氣乃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
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石瘕何如歧伯曰石瘕生于胞中
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疝疝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
女子可導而下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邪歧伯曰先寫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賊風第五十八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
其故何也歧伯曰此皆嘗有所傷于溼氣藏于血脈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
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為寒痺其

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黃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母所遇邪氣又母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因有鬼神之事乎歧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黃帝曰其祝賸而已者其故何也歧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黃帝曰衛氣之留於腹中稽積不行苑縕不得常所使人肢脅胷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于胸中者上取之積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對曰積于上寫大迎天突喉中積于下者寫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脅之下一本云季脅之下深一寸重者難足取之診視其脈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善黃帝問于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脣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病在骨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輸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輸于四末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于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沈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者深之間者小之甚者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黃帝問于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伯高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為老二十已上為壯十八已上為少六歲以上為小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此奈何伯高曰腠肉堅一本云腠肉皮滿者肥腠肉不堅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黃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黃帝

曰其肥瘦大小柰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不能大此別于衆人者也黃帝曰衆人柰何伯高曰衆人皮肉脂膏不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曰衆人黃帝曰善治之柰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者

玉版第六十

黃帝曰余以小鍼為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于天下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為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岐伯曰何物大於天乎夫大於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惟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為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膿小鍼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為之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由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為之柰何岐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弗使已成而明為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為其不予遭也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導之以小鍼治乎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唯砭石鉞音披鉞音披鋒之所取也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岐伯曰以為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為順矣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

岐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咳且洩血
脫形其脈小動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其腹大脹四末清
脫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澀血其脈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洩血形內脫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胸滿引背脈小
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及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
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別五藏外次六府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
生人不能起死者子反能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為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
於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診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
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
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
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
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闕門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黃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請
著之玉版以為重寶傳之後世以為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五禁第六十一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岐伯曰無寫其不
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岐伯曰補寫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岐伯曰病與脈相逆命曰五
逆黃帝之時曰余聞刺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黃帝曰何謂五禁願聞其不可刺岐伯曰甲
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矇于耳內丙日自乘無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爪寫水庚辛
日自乘無刺關節于股膝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黃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

奪血之後是三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寫黃帝曰何謂五逆歧伯曰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著痺不移脰肉破身熱脈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天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五逆也

動輸第六十二

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歧伯曰是明胃脈也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黃帝曰氣之過于寸口也上十馬息下八馬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歧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岸上于魚以反衰其餘氣衰散以逆上故其行微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歧伯曰胃氣上注于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頤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脈小者為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為逆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歧伯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脈之常動者也黃帝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脈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還歧伯曰夫四未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絕則徑通四未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黃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此之謂也

五味論第六十三

黃帝問于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癢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

黃帝內經

卷九

靈樞

動輸

五味

陰陽

育文書局印

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悅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答曰酸入於胃其氣澀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則縮綆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癰陰者積筋之所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中焦注于脈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脈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其氣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薑韭之氣薰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復出知其走骨也黃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悅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氣弱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穀留于胃中者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蟲動蟲動則令人悅心其氣外通於內故甘走肉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黃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焉其態又不合于衆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之形血氣之所生別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歧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祕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導循而卻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洩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明之金匱藏之不敢揚之歧伯曰先立五行金木水火土別其五色異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黃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慎之慎之臣請言之木形之人比於上角似於蒼帝其為人蒼色小頭長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勞心少力多憂勞於事能音耐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足厥陰佗佗然大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少角鈇

少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上推推然右角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括括然火形之人比於

上徵似於赤帝其為人赤色廣胸狹脫面小頭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搖肩背肉滿有氣輕財少

信多慮見事明好顏急心不壽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手少陰核核然質徵之人比於左手太

陽太陽之上肌肌然一曰質之人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悒悒然右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

之上皎皎然一曰熊質判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下支支頤頤然一曰質土形之人比於上宮似於上古黃

帝其為人黃色圓面大頭美肩背大腹美股脛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稱行安地舉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權勢

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夏感而病生足太陰敦敦然大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如宮

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然一曰泉少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上樞樞然左宮之人比於右

足陽明陽明之下兀兀然一曰泉金形之人比於上商似於白帝其為人方面白色小頭小肩背小腹

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身清廉急心靜悍善為吏能秋冬不能春夏夏感而病生手太陰敦敦然鈇商之

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右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然左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

明之上監監然少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水形之人比於上羽似於黑帝其為人黑色面不

平大頭廉頤小肩大腹動手足發行搖身下尻長背延延然不敬畏善欺給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夏感

而病生足少陰汗汗然大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上頰頰然小羽之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下行紆

然衆之為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絜絜然一曰加極之為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是故五行

之人二十五變者衆之所以相欺者是也黃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歧伯曰形勝色色勝形者至其勝時

年加感則病行失則憂矣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黃帝曰其形色相勝之時年加可知乎歧伯曰几年忌下上

之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

之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

感則病行失則憂矣當此之時無為姦事是謂年忌黃帝曰夫子之言脈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奈何歧伯曰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瘥音竹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足痺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髯血氣皆少則無鬚感於寒溼則善痺骨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脛音梳又下孟功脛也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喜轉筋踵下痛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血氣皆少則寒以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脈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口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黃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約乎歧伯曰美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多惡眉者血氣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黃帝曰刺其諸陰陽奈何歧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經絡之凝滯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皆為痛痺其則不行故凝滯凝滯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其結絡者脈結血不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之氣不足於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於經隧乃能持之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宛陳血不結者側而予之必先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約畢也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少徵與大宮調左手陽明上右角與大角調右足少陽下大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衆羽與少羽調右足太陽下少商與右商調右手太陽下桎羽與衆羽調右足太陽下少宮與大宮調右足陽明下判角與少角調右足少陽下欽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下欽商與上角調左足太陽下上徵與右徵同穀麥畜羊果杏手少陰藏心色赤味苦時夏上羽與大羽同穀大豆畜彘果栗足少陰藏腎色黑味鹹時冬上宮與大宮同穀稷畜牛果棗足太陰藏脾色黃味甘時季夏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手太陰藏肺色白味辛時秋上角與大角同穀麻畜犬果李足厥陰藏肝色青味酸時春大宮與上角同右足陽明上左角與大角同左足陽明上少羽與大羽同右足太陽下左商與右商同左手陽明上加宮與大宮同左足少陽上質判與大宮同左手太陽下判角與大角同左足少陽下大羽與大角同右足太陽上大角與大宮同右足少陽上右徵少徵質徵上徵判徵右角欽角上角大角判角右商少商欽商上商左商少宮上宮大宮如宮左宮衆羽桎羽上羽大羽少羽 黃帝曰婦人無鬚者無血氣乎歧伯曰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理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脣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脈不榮口脣故鬚不生焉黃帝曰士人有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用然其鬚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獨去何也願聞其故歧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氣不復皮膚內結脣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歧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衝任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脣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聲鼓響聞其聲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是故聖人視

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鬚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多血多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清溼喜怒不節則傷藏風雨則傷上清溼則傷下三部之氣所傷異類願聞其會岐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於陰或起於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則傷臟傷則病起於陰也清溼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襲虛則病起於上是謂三部至於其淫泆不可勝數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聞其道岐伯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其中於虛邪也由於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為名上下中外分為三員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脈在絡之時痛於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於經在經之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於輸在輸之時六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舍於伏衝之脈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在腸胃之時資響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漉出糜留而不出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著於脈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或著孫脈或著絡脈或著經脈或著輸脈或著於伏衝之脈或著於營筋或著於腸胃之募原上連於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著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句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則臄滿雷引故時切痛其著於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大饑則益小其著於緩筋也似陽

明之積飽食則痛饑則安其著於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於緩筋飽食則安饑則痛其著於伏衝之脈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如湯沃之狀其著於脅筋在腸後右饑則積見飽則不積見按之不得其著於輸之脈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壅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黃帝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惋惋生脛寒脛寒則血脈凝滯血脈凝滯則寒氣上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臍脹臍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於寒若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裏而不散津液滯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黃帝曰其生於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黃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答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寫則寫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而行之於百姓百姓之血氣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刺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煖煖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奈何岐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

也黃帝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沈而陽氣浮者內藏故鍼已出氣乃隨其後故獨行也黃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歧伯曰此人之多陰而少陽其氣沈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黃帝曰鍼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沈之勢也此皆粗之所敗工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上篇第六十八

黃帝曰氣為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為下膈下膈者食晬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歧伯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於腸中流於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已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即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膚熱黃帝曰刺之奈何歧伯曰微按其癰視氣所行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無過三行察其浮沈以為深淺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內恬憺無為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矣

憂患無言第六十九

黃帝問於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患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少師答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平聲者音聲之戶也口脣者音聲之扇也古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頰頰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頰頰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于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無音黃帝曰刺之奈何歧伯曰足之少陰上繫于舌絡于橫骨終于會厭兩寫其血脈濁氣乃辟會厭之脈上絡任脈取之天突其厭乃發也

寒熱第七十

黃帝問于歧伯曰寒熱瘰癧在于頸腋者皆何氣使生歧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留于脈而不去者也黃帝曰去之奈何歧伯曰鼠瘻之本皆在於臟其末上出於頸腋之間其浮於脈中而未內著於肌肉而外為膿血者易去也黃帝曰去之奈何歧伯曰請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來以去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黃帝曰決其生死奈何歧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脈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而死見赤脈不下貫瞳子可治也

邪客第七十一

黃帝問于伯高曰夫邪氣之客入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于胸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為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臟六府今厥氣客于五臟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卧立至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入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者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為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為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黃帝問于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

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臟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
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
日人有三百六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膕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地有泉脈人有
衛氣地有草窠人有毫毛天有晝夜人有臥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
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腠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子此人與天地
相應者也黃帝問于歧伯曰余願聞持鍼之數內鍼之理縱舍之意并皮開腠理奈何脈之屈折出入之處焉
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於身者余願盡聞少序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
入陽此何道而從行願盡聞其方歧伯曰帝之所問鍼道畢矣黃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手太陰之脈出於大
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大淵留以澹外屈上於本節下內屈與陰諸絡會於魚際數脈并注其氣
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而行上至於肘內廉入於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節音儒臂也陰入腋下內屈
走肺此順行逆數之曲折也心主之脈出於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於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
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入於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
於胸中內絡於心脈黃帝曰手少陰之脈獨無腧音儲何也歧伯曰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臟六府之大主也精神
之所舍也其臟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入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
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故獨無腧焉黃帝曰少陰獨無腧者不病乎歧伯曰其外經病而臟不病故獨取其經
於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脈出入屈折其行之徐疾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也故本腧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
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寫因衰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真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黃帝曰持鍼縱舍奈何歧伯
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脈之本末皮膚之寒熱脈之盛衰滑濇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虛而細者久以持大以濇

者為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末尚熱者病尚在其熱已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之堅脆大小滑濇寒溫燥溼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臟而決死生視其血脈察其色以知其寒熱痛痺黃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其意也歧伯曰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手執骨右手循之無與肉果寫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鍼導氣邪得淫洩真氣得居黃帝曰扞皮開腠理奈何歧伯曰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微內而徐端之視神不散邪氣得去黃帝問於歧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歧伯答曰以候五臟黃帝曰候之奈何歧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肘肝有邪其氣留於兩腋脾有邪其氣留於兩髀腎有邪其氣留於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所遊邪氣惡血固不得往留住留則傷筋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病

學也

通天第七十二

黃帝問于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少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而畧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畧聞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之此太陰之人也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愠怒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太陽之人居處于于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于四野舉措不顧是非為事如常自用事雖敗而常無悔此太陽之人也少陽之人諛諦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為外交而不內附此少陽之人也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為懼懼無為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治古之善用鍼艾者視人五態乃治之盛者寫之虛者補之黃帝曰治人之五態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其

陰血濁其衛氣濇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寫不能移之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六府不調其陽明脈小而太陽脈大必審調之其血易脫其氣易敗也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之無脫其陰而寫其陽陽重脫者易狂陰陽皆脫者暴死不知人也少陽之人多陽少陰經小而脈大血在中而氣外實陰而虛陽獨寫其絡脈則強氣脫而疾中氣不足病不起也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和血脈調謹診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餘不足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黃帝曰夫五態之人者相與無故卒然新會未知其行也何以別之少師答曰衆人之屬不如五態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態之人不與焉五態之人尤不合於衆者也黃帝曰別五態之人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黥黥然黑色忿然下意臨臨然長大臃然未婁此太陰之人也少陰之人其狀清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躁嶮行而似伏此少陰之人也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反身折脰此太陽之人也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搖其兩臂兩肘則常出於背此少陽之人也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顛顛然愉愉然璇璇音然然豆豆然衆人皆曰君子此陰陽和平之人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十一

官能第七十三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之以為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語余請正其道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歧伯稽首再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黃帝曰用鍼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行之逆順出入之合一作會謀伐有過知解結知補虛寫實上下氣門明通於四海審其四海寒熱淋露以輸異處審於調氣明於經隧左右肢絡盡知其會寒與熱爭能合而調之虛與實鄰知決而通之左右不調把一作犯而行之明於逆順乃知可治陰陽不奇故知起時審於本末察

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九鍼刺道畢矣明於五輸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言陰與陽合於五行五藏六府亦有所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於明堂各處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溫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溫滑濇知其所苦膈有上下知其氣所在先得其道稀而疏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大熱在上推而下之從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痛者常先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補之入於中者從合寫之鍼所不為多之所宜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陰陽皆虛火自當之厥而寒之骨廉陷下寒過於膝下陵三里陰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於中推而行之經陷下者火則當之結絡堅下火所治之不知所苦兩蹠之下男陰女陽良工所禁鍼論畢矣用之之法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觀百姓審於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乃言鍼意法於往古驗於來今觀於窈冥窈冥一本作冥冥通於無窮麤之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如其形若神髮髯邪氣之中人也洒漸動形正邪

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其身若有若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明於調氣補寫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寫必用員切而轉之其氣乃行疾而余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逆大其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真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雷公問於黃帝曰鍼論曰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願聞官能奈何黃帝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可使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爪苦手毒為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也手毒者可

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脈獨調其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內為之奈何歧伯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視人之目窠上微澀如新卧起狀其頸脈動時劾按其手足上實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尺膚滑其澤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休安卧脫肉者寒熱不治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尺膚濇者風痺也尺膚麤如枯魚之鱗者水洩飲也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脈小者泄少氣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膚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腰腹熱肘後粗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血脈者胃中有寒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堅大脈小甚少氣惋有加立死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黃在脾黑在腎黃色不可名者病在胸中診目痛赤脈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內者少陽病診寒熱赤脈上下至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死診齧齒痛按其陽之來有過者獨熱在左熱在右右熱在上上熱在上下下熱診血脈者多赤多熱多青多痛多黑為久痺多赤多黑多青皆見者寒熱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疽也安卧黃便黃赤脈小而澀者不嗜食人病其寸口之脈與人迎之脈小大籌及其浮沉等者病難已也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姪子嬰兒病其頭毛皆逆上者必死耳間青脈起者掣痛大便赤硬飧泄脈小者手足寒難已殮泄脈小手足溫泄易以四時之變寒暑之勝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陰主寒陽主熱等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陰陽之變也故曰冬傷於寒春生痺熱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腸辟夏傷於暑秋生痰音瘧秋傷於溼冬生咳嗽是謂四時之序也

刺節真邪第七十五

黃帝問於歧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歧伯曰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矇三曰去爪四曰徹衣五曰解惑黃帝曰夫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歧伯曰振埃者刺外去陽病也發矇者刺府輸去府病也去爪者刺關節肢絡也徹衣者盡刺諸陽之奇輸也解惑者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黃帝曰刺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知其所謂也願卒聞之歧伯曰振埃者陽氣大逆上滿於胸中憤瞋肩息大氣逆上喘喝坐伏病惡埃煙飭齷不得息請言振埃尚疾於振埃黃帝曰善取之何如歧伯曰取之天容黃帝曰其效上氣窮訕胸痛者取之奈何歧伯曰取之廉泉黃帝曰取之有數歧伯曰取天容者無過一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帝曰善哉黃帝曰刺節言發矇余不得其意夫發矇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去府病何輸使然願聞其故歧伯曰妙乎哉問也此刺之大約鍼之極也神明之類也口說書卷猶不能及也請言發矇耳尚疾於發矇也黃帝曰善願卒聞之歧伯曰刺此者必於目中刺其聽宮中其眸子聲聞於耳此其輸也黃帝曰善何謂聲聞於耳歧伯曰刺邪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於鍼也黃帝曰善此所謂弗見為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相得者也黃帝曰刺節言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願卒聞之歧伯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於辜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榮然有水不上不下鉞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故命曰去爪帝曰善黃帝曰刺節言徹衣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有常處也願卒聞之歧伯曰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足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內熱相搏熱於懷炭外畏綿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膝理閉塞則汗不出舌焦唇槁腊乾噤燥飲食不讓美惡黃帝曰善取之奈何歧伯曰或之於其天府大杼三瘡又刺中膺以去其熱補足手太陰以去其汗熱去汗稀疾於徹衣黃帝曰善黃帝曰刺節言解惑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寫

有餘不足相傾移也惑何以解之歧伯曰大風在身血脈偏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輕重不得傾側宛伏不知東西不知南北上下下反下覆顛倒無常甚於迷惑黃帝曰善取之奈何歧伯曰寫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用鍼若此疾於解惑黃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室不敢妄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邪何謂五邪歧伯曰病有持癰者有容大者有狹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黃帝曰刺五邪奈何歧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痺熱消滅腫聚散亡寒痺益溫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其方凡刺癰邪無迎隴易俗移性不得膿脆道更行去其鄉不安處所乃散亡諸陰陽過癰者取之其輸寫之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奪其有餘益虛割其通鍼其邪即肉親視之母有反其真刺諸陽分肉間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遠近盡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費刺分肉間凡刺熱邪越而蒼出遊不歸乃無病為通辟開門戶使邪得出病乃已凡刺寒邪日以溫徐性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也黃帝曰官鍼奈何歧伯曰刺癰者用鈹鍼刺大者用鋒鍼刺小者用員利鍼刺熱者用鏡鍼刺寒者用毫鍼也請言解論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可為解下有漸如上生葦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陰陽者寒暑也熱則滋雨而在上根亥少汁人氣在外皮膚緩腠理開血氣減汗大泄皮淖澤寒則地凍水水人氣在中皮膚絀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強肉堅濇當是之時善行水者不能往水善穿地者不能鑿凍善用鍼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脈凝結堅搏不往來者亦未可即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水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脈猶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調和其經掌與腋肘與腳項與脊以調之火氣已通血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淖澤者刺而平之堅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此所謂以解結者也用鍼之類在於調氣氣積於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留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厥在於足宗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取之用鍼者必先察其經絡之實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乃後取之而下六之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己也一經上實下虛而

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于大經令之不通視而寫之此所謂解結也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已刺則髮項與肩胛令熱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上熱下寒視其虛脈而陷之於經絡者取之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大熱偏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血而實者寫之因其散之者也黃帝曰有一脈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癱或熱或寒或痒或痺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歧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也黃帝曰余聞氣者有真氣有正氣有邪氣何謂邪氣歧伯曰真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於骨則為骨痺搏於筋則為筋攣搏於脈中則為血閉不通則為癱搏於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為熱陰勝者則為寒寒則真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於皮膚之間其氣外發腠理開毫毛搖氣往來行則為癢留而不去則痺衛氣不行則為不仁虛邪徧容於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稍衰則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為偏枯其邪氣淺者脈偏痛虛邪之入於深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痛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為膿內傷骨內傷骨為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於筋溜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液久溜合而為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為昔瘤以手按之堅有所結深中骨氣因於骨骨與氣并日以益大則為骨疽有所結中於肉宗氣歸之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化而為膿無熱則為肉疽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名也

衛氣行第七十六

黃帝問於歧伯曰願聞衛氣之行出入之合何如伯高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

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陽主晝陰主夜故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晝日行於陽二十五周夜行於陰二十五周周於五歲是故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別於目銳眦下手太陽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其散者別於目銳眦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之小指之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於頷脈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指之間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大指之間入掌中其至於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於目故為一周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氣行三周於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行於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於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於身九周日行六舍人氣行於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氣舍人氣行於身十二周在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十四舍人氣二十五周於身有奇分與十分身之二陽盡於陰陰受氣矣其始入於陰當從足少陰注於腎腎注於心心注於肺肺注於肝肝注於脾脾復注於腎為周是故夜行一舍人氣行於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復合於目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二與十分藏之二是故人之所以卧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故也黃帝曰衛氣之在於身也上下往來不以時候氣而刺之奈何伯高曰分有多少日有長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後常以平旦為紀以夜盡為始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母已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各以為紀而刺之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病者百病不至故曰刺實者刺其來也刺虛者刺其去也此言氣存亡之時以候虛實而刺之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在於三陽必候其氣在於陽而刺之病在於三陰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七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八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

下十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一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二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三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六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七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八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九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十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二十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五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十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二十七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八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九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三十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十一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三十二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三十三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三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三十六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三十七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三十八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十九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十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四十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四十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四十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十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四十五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四十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四十七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十八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四十九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五十刻日行半度迴行一舍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大要曰常以日之如于宿上也人氣在太陽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行與陰分常如是無已天與地同紀紛紛紛紛皆已終而復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盡矣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合八
風虛
實邪
正

坤 立秋
立委
離 夏至
上天
巽 立夏
陰洛

兌 秋分
倉果
震 春分
倉門

乾 立冬
新洛
坎 冬至
吐蟄
艮 立春
天留

立秋二 玄委西南方

秋分七 倉果西方

立冬六 新洛西北方

夏至九 上天南方

招搖中央

冬至一 叶蟄北方

立夏四 陰洛東南方

春分三 倉門東方

立春八 天留東北方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曰冬至矣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於常一如是無已終

而復始太一移日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汗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變占在相太一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一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一居五宮之日病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貴賤因視風所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謂也是故太一入徙立於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也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心外在於脈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在於肌其氣主為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外在於皮膚其氣主為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小腸外在於手太陽脈脈絕則溢脈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腎外在於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為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於兩脅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紐其氣主為身溼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胃外在於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為淋露寒熱犯其雨溼之地則為痿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虛而偏中于邪風則為擊骨偏枯矣

黃帝內經靈樞卷十二

九鍼論第七十八

黃帝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衆多博大矣余猶不能寤敢問九鍼焉生何因而有名歧伯曰九鍼者天地之大數也始於一而終於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黃帝曰以鍼應九之數奈何歧伯曰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

九八十一以起黃鐘數焉以鍼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故為之治鍼必以大其頭而銳其末令無得深入而陽氣出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故為治鍼必筭暗其身而員其末令無得傷肉分傷則氣得竭三者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故為之治鍼必大其身而員其末令可以按脈勿陷以致其氣令邪氣獨出四時者也時者四時八風之客於經絡之中為瘤病者也故為之治鍼必筭其身而銳其末令可以寫熱出血而痼病竭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陽別寒與執爭兩氣相搏合為癰膿者也故為之治鍼必令其末如劍鋒可以取大膿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脈虛邪客於經絡而為暴痺者也故為之治鍼必令其末如釐且員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邪之所客於經而為痛痺舍於經絡者也故為之治鍼令其末如蟲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氣因之真邪俱往出鍼而養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八風傷人內舍於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為深痺也故為之治鍼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痺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淫邪流溢於身如風水之狀而瘤不能過於機關大節者也故為之治鍼令其末如挺其鋒微員以取大氣之不能過於關節者也黃帝曰鍼之長短有數乎岐伯曰一曰鏡鍼者取法於中仲布鍼去末寸半卒銳之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也二曰員鍼取法於絮鐵筭其身而卯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間氣三曰錐低音鍼取法於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脈取氣令邪出四曰鋒鍼取法於絮鐵筭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鈹鍼取法於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六曰員利鍼取法於釐鐵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內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者也七曰毫鍼取法於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痺在絡也八曰長鍼取法於綦鐵長七尺主取深邪遠痺者也九曰大鍼取法於鋒鍼其鋒微員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者也鍼形畢矣此九鍼大小長短法也黃帝曰願聞身形應九野奈何岐伯曰請言身

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脅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首頭應夏
 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脅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竅應冬
 至其日壬子六府膈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乙所在之日及諸戊己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處所
 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癱腫者欲治之無以其所直之日潰治之是謂天忌日也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
 刺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喝治之以甘藥形
 數驚恐筋脈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形五藏氣心主噫肺主欬肝主語脾主吞腎主欠六府
 氣膽為怒胃為噦逆噦大腸小腸為泄膀胱不約為遺溺下焦溢為水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
 入腎淡入胃是謂五味五并精氣并肝則憂并心則喜并肺則憂并腎則恐并脾則畏是謂五精之氣并於藏也五
 惡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溼此五藏氣所惡也五液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此五
 液所出也五勞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此五久勞所病也五走音酸走筋辛走氣
 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是謂五走也五裁一本作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
 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矣必自裁也命曰五裁五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肉陽
 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五邪邪入於陽則為狂邪入於陰則為血痺邪入於陽轉則為癩疾邪入於陰轉則為瘡
 陽入之於陰病靜陰出之於陽病喜怒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精志也五主心主脈肺主皮
 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陽明多血多氣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多氣少血太陰多血少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多
 氣少血故曰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氣刺少陰
 出氣惡血也足陽明太陰為表裏少陽厥陰為表裏太陽少陰為表裏是謂足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為表裏
 少陽心主為表裏太陽少陰為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

歲露論第七十九

黃帝問於歧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之發以時其故何也歧伯對曰邪客于風府病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于脊背也故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此所以日作尚晏也衛氣之行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底二十二日入脊內注於伏衝之脈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其病稍益至其內搏于五藏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日作故次日乃畜積而作焉黃帝曰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其衛氣日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歧伯曰風府無常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氣之所含節其府也黃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與同類而風常在而瘧特以時休何也歧伯曰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絡沈以內搏故衛氣應乃作也帝曰善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風邪氣因得以入乎將必須入正虛邪乃能傷人乎少師答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極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也徐以遲黃帝曰有寒溫和適腠理不開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師答曰帝弗知邪入乎雖平居其腠理開閉緩急其故常有時也黃帝曰可得聞乎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氣血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却煙垢者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其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臙理薄煙垢落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黃帝曰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少師答曰三虛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人也黃帝曰願聞三虛少師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為賊風所傷是謂三虛故論不知三虛工反為粗帝曰願聞三實少師曰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帝曰三實黃帝曰善乎哉論明乎哉道請藏之金匱然此一夫之論也黃帝曰願聞歲之

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正之候也黃帝曰候之奈何少師曰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一立于叶蟄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雨從南方來者為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萬民皆卧而弗犯也故其歲民少病其以晝至者萬民懈惰而皆中于虛風故萬民多病虛邪入客于骨而不發于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腠理開因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于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黃帝曰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候之奈何少師答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宮其日西北風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旦北風行民病多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風夏民多死正月朔日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將國有缺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也正月朔日風從東南方來春有死亡正月朔日天利溫不風糴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多病此所謂候歲之風賊傷人者也二月五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戊不溫民多寒熱四月巳不暑民多瘴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諸所謂風者皆發屋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發腠理者也

太感論第八十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嘗上于清冷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前則感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定氣久而不解獨博獨眩被髮長跪俛而視之後久之不已也卒然自上何氣使然歧伯對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肌肉之精為約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為系上屬於胸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于腦入于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邪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

散則歧視歧視見兩物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故瞳子黑眼法于陰白眼赤脈法于陽也故陰陽合傳而精明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處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黃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東苑未嘗不惑去之則復余唯獨為東苑勞神乎其異也歧伯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惑則精氣亂視誤故惑神移乃復是故間者為迷甚者為惑黃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歧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則營衛留于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黃帝曰人之善饑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歧伯曰精氣并于脾熱氣留于胃胃熱則消穀消則善饑胃氣逆上則胃脘寒故不嗜食也黃帝曰病而不得臥者何氣使然歧伯曰衛氣不得入于陰常留于陽留于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于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黃帝曰病目而不得視者何氣使然歧伯曰衛氣留于陰不得行于陽留于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于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黃帝曰人之多卧者何氣使然歧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馬腸胃大則衛氣留久皮膚溼則分肉不解則行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盡則臥陰氣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溼分肉不解則行遲留于陰也久其氣不清則欲瞑故多臥矣其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於陽也久故少瞑馬黃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臥者何氣使然歧伯曰邪氣留于上焦上焦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留久於陰而不行故卒然多臥馬黃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歧伯曰先其藏府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寫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乃取之

癰疽第八十一

黃帝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為血血和則孫脈充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於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

與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調之從虛去實為則不足疾則氣減留則先後從虛去虛補則有餘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期有遠近何以度之可得聞乎歧伯曰經脈留行不止與天地同度與地合紀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莖鹹礮不成五穀不殖徑路不通民不往來蒼聚邑居則別離異處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脈營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于經絡之中則血泣音澀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為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為膿膿不寫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寫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經脈敗漏薰于五藏藏傷故死矣黃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忌日名歧伯曰癰發于嗑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為膿膿不寫塞咽半日死其化為膿者寫則合豕膏冷食二日而已發于頸名曰夭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內薰肝肺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陽留大發消腦留項名曰腦爍其色不樂項痛而如刺以鍼煩心者死不可治發於肩及臑名曰疵癰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藏癰發四五日逞炳之發於腋下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礮石欲細而長疏砭之塗已作疑豕膏六日已勿裏之其癰堅而不潰者為馬刀挾纓急治之發于胸名曰井疽其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矣發于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狀如穀實蓀蓀常苦寒熱急治之去其寒熱十歲死死後出膿發于骨名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癰膿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劉陵翹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為取三升則強飲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發于股脛名曰股脛疽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矣發于尻名曰銳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發于股陰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兩股之內不治十日而當死發于膝名曰疵癰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如堅石勿石石之者死須其柔乃石之者生諸癰疽之發于節而相應者不可治也發于陽者百日死發于陰者二十日死發于脛名曰兔齧其

狀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發于內踝名曰走緩其狀癱也色不變數石其輪而立其寒熱不死發于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狀大癱急治之百日死發于足傍名曰厲癱其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發于足指名脫癱其狀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斬之不昭則死矣黃帝曰夫子言癱疽何以別之歧伯曰營衛稽留于經脈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熱大熱不止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為膿然不能陷骨髓不為焦枯五藏不為傷故命曰癱黃帝曰何謂疽歧伯曰熱氣滲下陷肌膚筋髓枯內連五臟血氣竭當其癱下筋骨良肉皆無餘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天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癱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